

香港觀鳥會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bulletin 204
會員通訊 Summer 2007 - 夏



週年紀念
the Anniversary
1963-2007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綠背金鳩

Emerald Dove

攝影：唐鑑庭

地點：葵涌

Photographer: Wallace

Location: Kwai Chung

9/6/2007

DSLR Camera, 300mm lens + 2x teleconverter



紅胸田雞

Ruddy-breasted Crake

攝影：黃卓研

地點：壟原

Photographer: Cherry Wong

Location: Long Valley

5/4/2007

DSLR Camera, 300mm F4 lens + 2x teleconverter



黑枕燕鷗

Black-naped Tern

攝影：陳慶麟

地點：塔門

Photographer: Alan Chan

Location: Tap Mun

19/5/2007

Compact Digital Camera, f6.5, 1/1000s, ISO100



目錄

主席的話 — 張浩輝	02
編輯小語 — 呂德恒	02
會訊 — 羅偉仁、陳慶麟	03
觀鳥會項目 — 羅偉仁	03
米埔近況 — 楊路年	07
中國自然保育消息 — 吳敏	08
五十週年特輯：	
香港觀鳥會七位名譽會員 — 尹瑾	09
「我在香港觀鳥的日子1947-1957」— A. St. G. Walton	10
鳥會初年 — F. Walker	13
香港早期觀鳥活動 — Brian Wilson	14
關於作者 Brian Wilson — 尹瑾	16
會員通訊 五十年 — 尹瑾	17
為鳥訪天涯：青藏觀鳥：踏上唐蕃古道 — 馬嘉慧	20
追思Judith Fruin-Ball — 吳敏	25
自然字語 3 — 短訪《濕地觀鳥》作者 — 壞蛋1號	26
鳥類報告 — Richard Lewthwaite	27
活動預告 / 觀鳥及鳥類攝影守則	31
杜鵑II / 拍攝記錄 — 楊加強	32

郵寄地址：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2460號

項目辦公室：

香港九龍尖沙咀

漆咸道87-105號

百利商業中心1612室

電話：(852) 2377 4387

傳真：(852) 2314 3687

觀鳥熱線：

(852) 2465 6690 (中文)

(852) 2667 4537 (英文)

網頁：www.hkbsw.org.hk



BirdLife
INTERNATIONAL

Together for birds and people

國際鳥類學會

BirdLife International Affiliate

本通訊所載的所有文字、繪畫及照片，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複印及儲存於可存取系統或傳送。根據執行「版權條例」允許之私人研究、評語、評賞等，則屬例外。當中文字、照片及繪圖的知識版權均屬於提供文章、照片的作者、攝影師和繪圖者所有。

出版者：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鳴謝：

統籌：李慧珠 (bulletin@hkbsw.org.hk)

編輯：呂德恒

撰文：張浩輝、呂德恒、陳慶麟、羅偉仁、楊莉琪、
龐慶研究組、楊路年、吳敏、尹瑾、A.St.G.Walton、
Frank Walker、Brian Wilson、馬嘉慧、壞蛋1號、
Richard Lewthwaite、楊加強

翻譯：林廷英、許淑君、楊詠琪、陳慶麟、李佩玲、
連寶玲

攝影：謝鑑超、黃卓研、陳慶麟、Martin Hale、黃理沛及
江敏兒、關韻曦、楊加強、Andrew Hardacre、
孔思義、劉啟博、黃亞萍、朱詠兒、何禮高、
許美如、林志傑、盧嘉孟

封面：彩羽飛揚—香港野生雀鳥攝影大賽

網上投票「我最喜愛的雀鳥相片」得票最多

作者：Law Kam Man
作品名稱：暗綠繡眼鳥
鳥種：暗綠繡眼鳥

設計：Ky Design

印刷：當代發展公司

本刊採用100%再造紙印刷

榮譽會長 林廷英先生

香港觀鳥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	張浩輝博士	
副主席	吳紹南博士	吳敏先生
秘書	陳慶麟先生	
司庫	周智良小姐	
紀務主任	Mr. Richard Lewthwaite	
執行委員	方健華先生	李慧珠小姐
	區俊茵小姐	楊路年博士
	劉偉民先生	羅敏達先生
	紅耳鸛俱樂部主席—梁國華先生	

英國代表

Mr. Richard Stott email: hkbswuk@aol.com

義務核數師

趙子初會計師事務所

會務事務委員會

主席	李慧珠小姐	
委員	周智良小姐	詹玉明小姐
	葉大耀先生	陳慶麟先生

紀務委員會

主席	賈知行先生	
委員	利雅德先生	張浩輝博士
	利偉文博士	余日東先生
	Mr. Richard Lewthwaite	

自然保育委員會

主席	吳敏先生	
委員	吳紹南博士	孔思義先生
	方健華先生	葉志立博士

教育及推廣委員會

主席	劉偉民先生	
委員	呂德恒先生	洪鑑銘先生
	區俊茵小姐	陳明明先生
	陳季怡先生	高寶基先生
	盧世章先生	陳皓賢先生
	陳瑞璋先生	任永耀先生
	黃志俊先生	

紅耳鸛俱樂部

主席	梁國華先生	
副主席	黃耀福先生	
秘書	鄭金源先生	
委員	蘇松柏先生	陳季怡先生

香港觀鳥會—中國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

主席	張浩輝博士	
委員	Mr. Richard Lewthwaite	
	楊路年博士	余日東先生

網頁主管

李國誠先生

年報編輯

賈知行先生 Ms Helen Lockey

職員

中國項目主任	張嘉穎小姐
中國項目主任 (當責)	葉江天小姐
經理 (項目及傳訊)	羅偉仁先生
項目主任	楊莉琪小姐
鳥類調查員	何禮俊先生

主席的話

一個關於香港觀鳥會未來發展的工作坊於7月21日舉行，約有60位會員出席，他們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意見及回應。工作坊後，執行委員會開始探討計劃的詳情，尤其從實行方面。我誠邀你們一同研究此計劃，並集中於香港觀鳥會未來5-10年的發展。

當我正在籌備未來5-10年的發展計劃時，被觀鳥會多元化的發展嚇了一跳，有很多活動我們在十年前是不能做到的。觀鳥會繼續不斷地發展，當中每位職員及會員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這令我清楚知道未來數年觀鳥會必須提升職員及會員人數。因此，我喜歡舉辦訓練班，例如一些個人技術、活動管理以及財政程序的訓練不但很有意義，亦非常實用。

— 張浩輝

編輯小語

剛參加了香港觀鳥會的周年大會，會有資深會員對一些鳥類攝影人士的行為很不滿，覺得他們拍攝時很滋擾，又霸著觀鳥屋座位不讓他人。

我自己也可以算是鳥類攝影人士，奇怪為何是針對「攝影人士」，而不是「行為不當的人士」？很同意其中一些執行委員的回應，會員多了，可能各有不盡相同的興趣，大家應該互相包容和尊重。鳥季又到了，希望大家除了尊重其他觀鳥者外，也尊重其他人、雀鳥和其他生物，以及周遭的環境。

— 呂德恆



週年大會

本會週年大會在今年9月19日於香港天文台會議廳舉行，共有51名會員出席。主席在會上總結了本會過去一年的工作成果，報告已在本會網上討論區貼出 (<http://www.hkbws.org.hk/phpBB2/viewtopic.php?p=6841#6841>)。董事會成員林超英、吳敏、周智良及李慧珠退任，於會上獲選繼續連任。與會者亦就我們的未來發展方向發表了意見。

五十週年紀念標誌

羅嘉寶小姐替本會設計了五十週年紀念標誌，特此致謝。



會員優惠

本會得到興華拓展有限公司的支持，以特價購買三款美樂時望遠鏡，比較早前推出的同一款式再有折扣，特價期限將會延續至本年11月30日，有興趣會員可以上期附上的訂購表格預訂，詳細資料可在網上瀏覽。優惠如下：

貨號	名稱	公價 (HK\$)	一般優惠 (HK\$)	特別優惠 (HK\$)
62147	MINOX BL 8x42 BR	4,290	3,343	HK\$2,807 Up to 35% OFF
62148	MINOX BL 10x42 BR	4,720	3,678	HK\$3,089 Up to 35% OFF
62149	MINOX BL 8x32 BR	3,730	2,908	HK\$2,440 Up to 35% OFF

反對使用「支持登島」標誌

最近網上出現了一些帶有「支持登島」標誌的燕鷗照片，從相關的網上討論可知，這些標誌顯然鼓勵人登上有燕鷗繁殖的小島拍攝照片。香港觀鳥會執行委員會最近曾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委員會認為這些標誌和本會宗旨背道而馳，因此反對使用。本會不會和任何使用或支持使用這些標誌的人合作，直至他們作出適當改善為止。

鳥會新同事

為了加強本會在鳥類調查的力度及更新網頁，我們自十月中開始聘請了何維俊先生擔任「鳥類調查員」一職，特別是參與「香港鳥類指數」的調查工作。

香港觀鳥會

項目

— 羅偉仁

人鳥和諧自然共存 — 塋原可持續生態管理計劃 (2005年至2007年) — 楊莉琪

塋原計劃還有數個月便結束，但我們不敢鬆懈，繼續努力管理各類生境，為秋季過境遷徙作好準備。五月下種的一批水稻已於七月初結出一串串的稻穗，引來大群文鳥覓食。除稻米外，馬蹄和慈菇亦繼續生長，為雀鳥提供「避難所」。我們計劃在秋天舉辦義工活動，敬請留意電郵和網上討論區的最新資料，會員亦可致電辦公室查詢，請踴躍參與。



稻米、慈菇和馬蹄在夏天生長得份外茂盛



淺水農地

紅耳鸕俱樂部

1.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2007年5月至8月 參加人數：228人
九龍公園2007年4月至7月 參加人數：446人

2.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07年5月至6月及9月，俱樂部共有134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3. 觀鳥導賞及有關活動 / 服務

21/7, 22/7, 28/7, 29/7 紅耳鸕組員繼續在塔門進行一年一度的燕鷗保育宣傳活動，包括派發單張、展覽及臨場講解等等，特別鳴謝各參與義工。

研究組近況

燕鷗研究組 — 陳慶麟

小組今年繼續進行繁殖燕鷗調查，除了定期到大鵬灣點算燕鷗數目之外，亦分別到西貢和蒲台附近兩個重要的燕鷗島監察。蒲台附近的新燕鷗島今年繁殖結果最為理想，可以找到三種繁殖燕鷗的雛鳥。

今年大鵬灣的黑枕燕鷗數目自去年零紀錄稍為回升，但是褐翅燕鷗數目卻繼續下降，平均數由2003年350隻跌至今年100隻。

今年繁殖季節初期我們推行了「不登島」運動，勸告公眾（尤其是攝影者）不要到燕鷗島干擾，並在七月於濕地公園辦了一個繁殖燕鷗講座。紅耳鸕俱樂部會友則在四個週末在塔門舉辦有關燕鷗的展覽，我們衷心致謝。



麻鷹研究組

每月數算如常舉行，結果如下：

	昂船洲	馬己仙峽
六月	70	44
七月		63
八月	153	139
九月	62	76

楊莉琪已接任陳嘉欣擔任小組召集人的位置，我們在此衷心多謝陳嘉欣多年來協調小組的工作，她仍會留在小組協助數算調查的工作。另外，陳嘉欣剛在10月初誕下麟兒，小組成員均十分高興，歡迎這位「未來小組員」，謹在此祝福陳嘉欣一家。

《中國鳥類觀察》

《中國鳥類觀察》是由中國內地觀鳥者中熱心文學和編輯的鳥友合作出版的雙月刊，並獲得各地鳥友積極支持。這雙月刊提供各地鳥會最新消息及國外觀鳥資訊，收錄觀鳥者的文章，以及報告觀鳥紀錄。2007年的《中國鳥類觀察》更加插了彩頁，讓國內鳥友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精彩照片！

現在只要把一個貼上足額郵票的A4大小回郵公函袋並註明索取的期數、會員姓名和編號，郵寄到香港觀鳥會辦公室（尖沙咀漆咸道87-105號百利商業中心1612室），便能免費索取2007年第一期（2,3月份）至第三期（6,7月份）的《中國鳥類觀察》。需付上的郵費如下：

一本

港幣
\$3.7

兩本

港幣
\$4.4

三至
四本

港幣
\$8.2

五至
八本

港幣
\$16.4

註：原來的個人訂閱價（港、澳、台）為每年港幣\$80

電子版的《中國鳥類觀察》亦可於中國觀鳥網絡下載：www.chinabirdnet.org/newsletc.html

強項**專業：**

- 成立歷史長，擁有50年雀鳥數據
- 多鳥類專家
- 塑膠計劃成功
- 活動多

人員方面：

- 會員多，層面廣泛
- 義工多(尤其是紅耳鸚)·熱心和高水準
- 職員強
- 人力充裕
- 多知識人才
- 有創意的主席

性質：

- 獨立運作
- 與政府關係良好
- 得到國際鳥盟的信任和尊重
- 最有效率的保育團體
- 進入中國幫助發展，與內地鳥會關係良好
- 觀鳥活動受公眾歡迎
- 公眾形象好

其他：

- 健康的財政狀況

弱項**內部：**

- 會員間缺乏溝通
- 與會員的溝通稍弱
- 會員鬆散
- 各研究小組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及交流

工作表現：

- 工作進度慢/反應慢 (e.g. bird report)
- 缺乏實際保育經驗
- 研究缺乏系統性
- 研究有時欠缺專業，報告欠詳細

人力及資源：

- 積極義工少
- 幹事太忙
- 會員不夠團結
- 領導能力不足
- 辦公室人手不足，太忙，義工接活動難做長期項目
- 辦公室面積小
- 設施不足 (圖書館及展品)

推廣：

- 公眾宣傳不足
- 屬平民化些

其他：

- 沒有籌募經費
- 資金不穩定
- 中國大陸鳥類資料不足
- 已定形，限制其他發展
- 缺乏未來發展方向 / 不清晰

機會**生活潮流：**

- 觀鳥成潮流，公眾對觀鳥興趣增加

工作：

- 多舉辦校園活動，吸引年青一代
- 加強中國項目，跟內地鳥會及NGO合作
- 增加中港觀鳥活動
- 港台觀鳥站
- 基於塑膠的成功，可嘗試其他地方的管理
- 透過攝影和網頁來吸引公眾
- 出版年報及定期刊物

人員方面：

- 請專業人士進行指導，例如市場策劃員和法律顧問
- 多了年輕退休人士，可嘗試吸引他們當義工
- 會員多，能協助收集紀錄

公眾形象：

- 鳥會見報率高，有宣傳作用

客觀環境：

- 政府及私人機構對自然保育工作投入更多資源

威脅**政府：**

- 某些官員對生態保育有誤解

競爭者：

- 與其他綠色團體競爭 (她們也舉辦觀鳥活動)
- 觀野生動物比單單觀鳥有吸引力
- 政府增加出版植物書籍

發展與生態環境：

- 城市發展，尤其是在新界和大嶼山地區，影響雀鳥棲息地，觀鳥地方減少
- 雀鳥生命等於觀鳥會生命

公眾參與：

- 禽鳥惑令人怕鳥
- 香港人生活忙碌
- 攝影活動對雀鳥的影響

內部運作：

- 香港鳥類報告脫期
- 職員前景不明，難挽留人才
- 會員多，組織越來越複雜

結論及建議：

綜合與會會員的意見，大家認為本會的長久歷史、專業態度以及良好的公眾形象為未來打好了一個穩健的發展根基。為了保持這些優越條件，觀鳥會應盡快增強人手，舉辦適當的活動，積極發展。以下是會員在工作坊的討論環節中表達的意見：

鳥類調查：

- 應培訓更多會員以協助進行鳥類調查
- 成立委員會促進及監督研究項目的質素

吸引年青一代：

- 與香港童軍總會合作進行宣傳
- 在中學舉辦聯校學會推廣野生生物保育

香港觀鳥會應該：

- 不斷提升現時的生態管理工作，因為這是擴闊觀鳥會工作範圍的好機會
- 與內地鳥會鳥友多交流
- 儘快並定期發表香港鳥類名錄及報告

保育鳥類方面：

- 幹事會應成立小組關注近期保育高潮事件的發展

香港觀鳥會的未來發展方向與目標 — 主席張浩輝博士

1. 繼續增收會員

- 鳥會目前約有1,000會員，預計未來每年增加7個百分點，10年後會有2,000會員
- 維持目前寬鬆的入會政策
- 為目前及未來的骨幹會員提供培訓
- 成立顧問委員會，邀請學術界人士擔任
- 利用集體議價能力為會員增加福利

會員意見：

- 有會員提出本會需要對一些不利保育雀鳥的行為酌情處理
- 如何吸引更多積極投入的會員參與義務工作？

2. 繼續成為研究及保育香港鳥類的權威

- 提供高效能收集觀鳥數據的系統，例如網上記錄系統
- 僱用專責編輯，出版「香港鳥類報告」
- 每年定期公佈香港鳥類名錄
- 進行大型的鳥類普查，如香港鳥類繁殖普查、冬季鳥類普查、香港鳥類指數調查等等

會員意見：

- 如何確保「香港鳥類報告」能準時出版？如何處理已嚴重脫期的鳥類報告(2003-05)？
- 成立一個「鳥類調查及研究委員會」推動各項鳥類普查工作

3. 積極參加生境管理

- 整型的生境管理計劃已進行了一年半，還有半年的期限，我們希望計劃能夠延續下去
- 希望把生境管理工作擴展到其他地區
- 增加及提高生境管理的知識及能力，以應付未來在香港及內地的相關工作

會員意見：

- 有會員認為並非本會工作重點

4. 加強中學生野生動物教育

- 本會現時並沒有在中學積極推廣有關野生動物教育的教育工作，我們希望申請經費，成立一個以中學生為骨幹的中學生聯校野生物保育學會（暫定）

會員意見：

- 有會員認為應該集中在觀鳥的教育工作

5. 增強本會辦公室的支援能力

- 目前鳥會有四名全職職員
- 未來數年預計會增加至6至8名，需要更大的辦事處
- 加強職員的穩定性，減低流失率，例如設增薪點制度及提供晉升機會
- 為員工提供相關培訓

會員意見：

- 有會員提出應加強辦公室的管理能力，例如增設類似總監的職位

6. 積極參與及推動中國大陸的鳥類研究及保育工作

- 參與中國鳥類學會編定「中國鳥類名錄」的工作，協助出版中國鳥類報告
- 積極參與「中國觀鳥組織聯盟」，推動中國大陸各地成立觀鳥組織
- 支持及協助在內地進行的鳥類普查及記錄工作，例如沿海水鳥普查計劃
- 在內地推動野生動物觀察及教育

會員意見：

- 內地的經濟發展對推廣觀鳥事業有利
- 內地的觀鳥組織現時正慢慢前進，本會應該加強有關工作以增強我們的示範作用

7. 加強與國際鳥盟的合作

- 預計國際鳥盟快將解決台灣會籍的問題，本會需要決定是否加強與國際鳥盟合作，成為國際鳥盟的正式伙伴
- 本會可以在亞洲區更活躍，承擔更重要的工作，與東亞區的鳥類組織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會員意見：

- 假如能夠成為國際鳥盟的正式會員(Partner)(現時只是附屬會員Affiliated Member)，我們甚至有機會角逐國際鳥盟亞洲分部的領導權
- 假如能夠透過調查研究搜集更多有中國的鳥類數據，本會能夠在亞洲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8. 籌款

會員意見：

- 有會員提出本會可以舉辦籌款活動以增加收入，如觀鳥比賽，以舉辦更多教育活動

米埔近況

— 楊路年



1. 清除淤泥工程

每逢潮汐漲退，潮水交換便將淤泥從后海灣帶入米埔基圍。淤泥不斷沉積，若不加處理，基圍便會逐漸變成乾地。因此，必須定期移除基圍中的淤泥，保持其濕地本質。今年夏季，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下稱基金會)將挖除23號基圍(保護區南面)水道中的淤泥，範圍包括基圍周邊及基圍內大片葦蘆叢中的水道，以增加蘆葦叢的邊界長度，吸引更多雀鳥，如鶉、鶯等。基金會將監測棲息雀鳥的數目，評估工程的成效。基金會亦於7月清除17b號魚塘(教育中心後方)的蘆葦及草叢，預計於10月下旬完成。

這項工程所需費用來自今年觀鳥大賽籌得的款項。

2. 改善三層觀鳥屋及一號觀鳥屋的通風設施

近年來，基金會收到多個遊客意見，表示於夏季時米埔觀鳥屋內的環境令人感到悶熱及不適。為此，今年觀鳥大賽籌得的款項將用於改善三層觀鳥屋及一號觀鳥屋的通風設施，在低層增設小窗，設施安排跟6號觀鳥屋(11號基圍側)類同。

工程將會在夏季展開，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3. 新建木板橋及浮動觀鳥屋

香港政府已簽發這項工程的所有相關文件，工程已於七月初展開。

工程共有兩個項目，包括興建木板橋及建造浮動觀鳥屋。木板橋長約600米，為現存浮橋(米埔禁區鐵橋外)的伸延部份。新建木板橋穿越潮濕帶的紅樹林，末端連接可容納30人的新建浮動觀鳥屋。

基金會駐米埔員工負責興建木板橋，而鴨洲一所造船廠則負責建造新浮動觀鳥屋。該承辦商以往曾為基金會製造觀鳥屋，預計今次將於十月初製成。基金會獲香港打撈及拖船公司慷慨協助，義務派出拖船將製成的觀鳥屋運往后海灣外灣口。同時，亦獲水警義務協助接收及在淺水區拖送觀鳥屋至尖鼻咀作暫時擺放。待10月底，水警再派出橡皮艇，於黃昏時段將製成的觀鳥屋拖往新建木板橋末端的接合位置。

新建的觀鳥屋是一所浮動建築物，以金屬鏈連繫石原錨。石原錨共重2公噸，在米埔直升機坪製造，以便製成後由香港飛行服務隊運抵泥灘，安放在指定的位置。

整項工程由多個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義務協助完成。工程費用主要由一名匿名人士捐助，部份由長江實業有限公司贊助，其餘來自觀鳥大賽籌得的款項。

4. 查詢新建木板橋及浮動觀鳥屋工程

讀者閱讀本文時，我們希望工程已順利展開。如欲查詢本計劃進程或對其他工程提供意見，歡迎聯絡基金會職員。(電話: 2471-6306 或電郵: lyoung@wwf.org.hk)

新公路

橫斷

江西婺源

來自江西婺源的壞消息：一條四級公路快要完工，其中有超過三十公里穿越一個山谷，谷內有全球最重瀕危鳥種藍冠噪鶇（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最近從緬甸和印度的黃喉噪鶇分出）的整個繁殖種群，還有不少渡冬的中華秋沙鴨（瀕危），以及幾對國內非常罕見的白腿小隼。

今年五月我們曾到婺源作短暫視察，發現有三個藍冠噪鶇繁殖地，它們均位於公路500米範圍以內，但是似乎沒有受到直接影響。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公路穿過一條村，白腿小隼曾在那裡古林參天的風水林內成功繁殖。

公路發展帶來破壞，而當地卻推銷自己為「中國最美的鄉村」，更加令人痛心。誠然，婺源曾經一度風光如畫，但是公路無疑已經令美景黯然失色，國內不少農村已給經濟發展破壞，看來婺源正開始步其後塵。

還有一個隱憂：人們在河上修建了愈來愈多的堰，而藍冠噪鶇會在沿河地區繁殖，河上也曾有達50隻中華秋沙鴨渡冬。我們還不清楚這些堰會帶來甚麼衝擊，不過原來的河道水流急，兩岸佈滿卵石，如今變成了一潭潭深積的死水，肯定影響了河的生態。儘管行程甚短，我們的五月之行找不到在老地方繁殖的鸞鵲和長嘴劍潭。

雖然我們此行仍能在已知繁殖地找到藍冠噪鶇和白腿小隼，以及其他如林雕和小灰山椒鳥等重要鳥種，但是婺源的迷人美景已大不如前。極之期望未來的發展計劃能夠顧及保育，能夠保留這生態重地的美景和雀鳥。



香港觀鳥會七位名譽會員 - 尹璉

Clive Briffett

Clive Briffett 先生是本會1970年代初期的義務秘書，非常活躍，協助將本會由一個洋人小圈子轉化成一個對社會較有承擔的組織，貢獻良多。他推動本會參與1972年漁農處舉辦的石崗農業展覽會，並編制了一套英漢對照彩色掛圖，介紹本港的常見雀鳥，供學校使用。

John Chapple 爵士

John Chapple 爵士至今仍然非常熱愛觀鳥，在悠長而傑出的軍旅生涯中曾任本港三軍司令。當年他負責監督設立禁區鐵網的工程，非常關心米埔的情況，保證施工時不會破壞基團的水閘，自然保護區得以完整保存。他亦是當時的港督尤德爵士（亦是熱心鳥友）的心腹幕僚，使管治本港的最高層具有適當的環保意識。

F O P Hechtel 先生

Fred Hechtel 是1970至1975年間的主席，監督和協助推行 Clive Briffett 提出的改革方案。當時發展商的意見支配了政府高層，他和 Mike Webster 繼而不惜地為米埔的未來謀出路，多得 Fred 的坦率直言，遠在環保一詞未曾普及之時，公眾便已開始明白米埔的價值。

A M Macfarlane 中校

A M Macfarlane 中校是非常活躍的創會會員，負責編訂第一份香港鳥類報告。1960年，他和 A D Macdonald 聯手編訂 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Hong Kong (《香港鳥類名單附註》)，由南華早報出版，是本港第一份鳥類名單。1966年他又和入合編名單第二版，由本會出版。

D G Robertson 博士

D G Robertson 是1960年代的執行委員，曾出任多個職位，供學校使用的英漢對照彩色鳥類掛圖便主要是由他和 Clive Briffett 編訂。

Francis J Walker 先生

Francis Walker 是創會的重要人物，五十年來都非常關心本會的活動和發展。1950年代末期英國皇家空軍調派他到本港工作，在沒有現代圖鑑幫助之下進行了不少拓荒式的野外觀鳥活動，其後編訂的鳥類名單都以他做的名單和觀察為基礎。

M Webster 先生

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間，Webster 先生的名字就等於香港觀鳥活動，是本會1975年到1982年的主席。Mike 坦率批評本港政府缺乏環保意識，到今天我們仍有所受益。他能言善道，定期開辦觀鳥講座，發表了不少文章，又合著了本港第一本現代版式的鳥類圖鑑。

興趣吧！相信這些記錄可為這期間的觀鳥狀況提供詳細的補充。

在一九四六年尾，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的協助下，我只能辨認到二十二種鳥。一九四七年，我大部份時間都不在香港，而且一九四八年起，我差不多每個週末也和太太四出觀鳥；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們已累積辨認了八十二種鳥，進展頗為緩慢，但令人欣慰是這當中包括一些較少見的鳥種，例如：山啄木鳥、紅尾水鳩、魚鷹、鷓鴣、朱背啄花鳥、游隼、灰山椒鳥、小杜鵑、林鵲和三甲鳥。

自一九五四年起，我們的「鳥功」開始有明顯的進步，單單這一年，我們增加了三十八個新「別」，這還未計有待確認的鳥種。這些新「別」包括了斑魚狗、鷓鴣，在翻背錄得的灰綠鳥及兩隻在後海灣泥灘上的黑尾鵲（後者相信是首宗記錄）。一群共八隻鳳頭鸚鵡曾在沙頭角海出現，另外，我們在沙螺灣錄得共約二十隻栗背紅腳鴨，在粉嶺至落馬州的公路上也發現一隻半頭頂鵲。又有一次我們在林村谷的南端錄得五至六隻雌性的赤紅山椒鳥，當時該地區並沒有道路到達。在林村谷中有一處較完整的樹林，我們在這樹林的外圍目睹一隻翻藍鷓。從林村谷往大安山村的途中，我們的收穫包括了三寶鳥和蛇鵲。

一九五五年，新年伊始就收穫豐富。一月二日，我和Britt結伴觀鳥，在他的引領下，一天之內增加五個新「別」，包括在沙頭角海的五隻紅頭頰。而在這一年我在克什米爾渡過了一個難忘的觀鳥假期。

一九五六年，我認識了Frank Walker，與他一起觀鳥帶來新的驚喜。我們在元朗西部發現了一個鷺林！池鷺、牛背鷺、小白鷺及黃嘴白鷺全都在这裏築巢繁殖。我們相信還有其他品種混在其中，但始終未可能得到印證。Walker也引領我到來塘警同後面的泥灘，這裏有大量的涉禽，很多都是首次看到的。總結這一年，我共多了三十個新「別」。

一九五七年，首五個月就輕而易舉多了二十四個新「別」，其中大部份也是和Walker一起發現的。在元旦日那天，我們在林村午餐時就遇上成群朱雀——真是非常幸運的開始。到了四月，新名單有紅襟鵲、黑翅腳鴨、火斑鴨、白頸灰卷尾。五月，名單上加添了八種涉禽，以及我第一個燕鷗記錄——紅嘴巨鴨和白翅浮鴨。

除了新界，我還想分享在市區觀鳥的情況。我想講述在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間於雅賓利道政府宿舍（毗鄰動植物公園）及一九五六年至五九年間在山頂施勤道一帶的鳥況。

雅賓利道政府宿舍旁邊，有一個苗圃，這環境吸引了不少鳥種前來棲息。從這兒的露台觀察，共錄得四十七種鳥種，這包括藍冠卷尾、擬啄木鳥、黑枕黃鸝及紅領綠鸚鵡，這些鳥種當時在半山一帶是非常常見的。

我記得有一次，就在我舊市政署大樓的辦公室外約二十尺處，有一隻黑枕黃鸝靜靜地坐在樹上，多麼近啊！

當時在這一帶較少出現的品種有白胸翡翠、白腹海鷗、池鷺、灰山椒鳥、雀鷹、紅喉鵲、灰背鵲及灰背綠鳥。印象較深刻的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有兩隻未成年的游隼在維港上空練習打空翻。

施勤道是一處很多稀出沒的好地方，但通常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踪，特別是牠們在茂密的叢林中觸碰樹葉的摩擦聲。這裏共錄得八種鳥：鳥鵲、橙頭地鵲、虎斑地鵲、白眉鵲、烏灰鵲、灰背鵲、紫嘯鵲。虎斑地鵲好像特別喜歡在經修轉過的草坪上活動，此特性令我們可在近距離及良好的光線下長時間地觀察牠。由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五七年四月十四日期間，我共四次目睹橙頭地鵲。至於虎斑地鵲由六零年一月九日至二月十四日期間，我差不多每一天也看得到。

香港早期觀鳥活動

— Brian Wilson

我在60年代開始於香港觀鳥（差不多在香港觀鳥會成立後十年），直至1983年當我退休離開香港後結束。初出茅廬，得蒙Fred Hechtel（當時的主席）和Mike Webster的悉心教導。Fred Hechtel和Mike Webster擁有MBOU（Member of the British Ornithological Union）的名銜，表示他們通過了辨認英國鳥類的野外考試。這個資格現時似乎不再頒發了。由於我手上的記錄已在多年前轉交予Ruy Barreto，現在只能靠書記憶回想20年前所發生的事情。

香港觀鳥會似乎是由一位註紮於一個有利觀鳥的新界信號台的英國皇家空軍(RAF)人員成立的，可惜他已在我開始觀鳥之前離開香港了。數年後我在Perth of West Australian Group of Birds Australia於珀斯舉行的一個會議上跟他巧遇，他把觀鳥會成立的相关資料告訴我。

我加入觀鳥會時大概有20個會員，他們全都是外籍人士，而且大多很活躍。十多名會員經常地於新界不同地點出外考察，例如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米埔沼澤地、流浮山、新田、石崗林地、林村谷等。有時有一些其他參與者，如外國訪客和潛在會員來研究觀鳥能否成為嗜好。觀鳥中堅分子，或自己駕車或搭順風車，花上半日甚至一整天的時間於考察工作上。偶爾也會有專題講座。Peter Scott 爵士（編者按：全球濕地公園概念的始創者）曾到訪香港分享他在英國Slimbridge建設野生動物庇護所的經驗。

我們是一班擁有不同背景的男子：商界、政府、軍人、專業人士。曾經有一段時期，駐港英軍司令Lt General Sir John Chapple經常參加我們的野外考察工作。更有一些熱衷於觀鳥的青年觀鳥高手陪同他們的父母一同出席。

從前，住在港島的會員若要到新界考察，需要一早乘空渡海的載車輪船。過海隧道於70年代才落成，當年也沒有高速公路直達新界，因此比現在更花時間才能到達觀鳥地方。另一方面，以往交通（尤其早上）並不繁忙，也沒有太多遠足及野營人士於郊野地方出現和造成騷擾。當時大多村民還未遷出農村，因此鄉村有很多兇猛狗隻，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選擇繞過村落多於穿過牠們。村民最初以不明白和懷疑的目光看著一班外國人站於稻田的邊緣東張西望，不過久而

久之，村民也都習以為常，漸漸放下了戒心。我們當中有人能說廣東話，與他們溝通多了亦頗有作用。雖然如此，我還記得有一次於邊境遇上了一位左派鄉民，他誤會我手上的望遠鏡為相機而氣沖沖的把石頭和泥擲向我，直至我向他解釋清楚我手上的望遠鏡（基於某些原因，左派分子的支持者拒絕拍照）。另一次當我在石崗村的風水林盯緊一隻鳥的時候，有一位女村民好奇地問我正在做什麼。經我連番解釋我正在觀鳥後，她竟然回答我說：「可是你沒有槍或相機在手啊。」很多時候村民只有兩種原因而對雀鳥感興趣，第一是為了吃，第二是為了把牠們關到籠裡去。幸運地在現今今日，這些思想已逐漸消失了。

在香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部雙筒望遠鏡，儘管沒有現時的精緻，肯定沒有注入氣體及不足防水設計，你需要在潮濕的天氣保持它的乾爽，避免鏡片結水點。觀鳥多數在氣候較合適的冬天，春秋兩季邊境邊境時值數月特別多鳥。夏天觀鳥活動不多，數目最多的候鳥是黃鸝鵲，炎熱潮濕的天氣實在難耐。相反，冬天有鶯、鷓、鵲、沙鶯、水鳥、猛禽等等。早期的雀鳥辨認書籍對我們幫助不大，我們傾向依賴自然學家G.A.C. Herklotz的一本著作《香港鳥類》作為參考。我擁有該書的第二版本，1967年1月面世，這個版本於每個品種都有較詳盡的描述，但只有黑白素描和小量彩色插圖。在野外辨識雀鳥以及其叫聲都需要這隨專家學習。由Mike Webster 著作，Karen Phillipps 繪畫的黑白插畫的“*A New Guide to the Birds of HK*”於1976年出版（編者按：亦有少量彩色插圖），但在1977年被由Clive Viney 著作及 Karen Phillipps 繪畫彩色插圖的“*New Colour Guide to HK Birds*”取代。當我於1980年代出任BA Council 的成員時，Karen Phillipps 的弟弟Hugo Phillipps 原來是 Royal Australasian Ornithologists Union（現在是 Birds Australia）的宣傳主任。Clive這本書現時可說是香港鳥類野外團體的權威。

Clive 藉著他對鳥類的豐富知識，領導香港觀鳥會多年。當我沿著下亞里畢道前往辦公室途中，一隻游隼迎面飛來，實在令人從心發出興奮。牠停靠在花園道的工務局大廈的窗臺上，定眼望進屋內，彷彿發現這裡不是GLC工作的辦公室之後便飛走。

從以前到現在都常見的雀鳥有黑鶯(原來叫黑耳鶯,雖然沒有人能找到牠的黑色耳朵,紅耳鶯(引運到東澳洲,在那裡名叫Red-whiskered Bulbul,繡眼鳥(於澳洲被叫作silver eye而非white-eye)。從前香港啟德機場運運作時,由於機場的跑道伸展到九龍灣,黑鶯數次撞向飛機的引擎;這是由於附近的雨水渠把很多垃圾沖到海灣內,吸引黑鶯在海灣內找食物。另外,牠們經常在跑道旁休息,方便看到周遭的危機,卻不發覺飛機的臨近。黑鶯亦於西昂船渠築巢以及養育幼鳥。以往我亦習慣於每個早上,在我庭前對出的一道圍牆上,為紅嘴藍鶯放置葡萄乾,直至圍牆被人無端拆掉為止。

當年的在冬天,鷓常見於新界地區。鳳頭鷓喜歡站在架空電線上。黃胸鷓,即傳統的「禾花雀」(一隻細小的雀鳥放於餐碟上少肉多骨),開始從中國的宴會中消失。唯一一次看見丘鷓是在西貢的村落外圍地上。第一次看見黑尾鵲雀群是出現在沙頭角海北面的小街(現在已有屋宇了)。同一路上,我見過六隻松鶯,每年冬天通常有單隻出現。於沙岡村附近,一把陌生的鳥聲吸引著我,最後我爬上一棵松樹上,終於第一次看到了四聲杜鵑。另外,多次在林村谷看到了蟻鵲在地上找食物,但我從未像其他的幸運鳥友見過戴勝和啄木鳥。看來觀鳥主要看運氣,端賴於適當時候在適當地方。

1949-51年期間,我曾是大埔區的理民官,於一棟位於山上、被松樹圍繞著的古老建築物裡工作。夏天時,黑枕黃鸝的叫聲經常從窗口傳進來(當年沒有冷氣)。1953-55年期間,我是元朗區的理民官,輪到黑領鵲鳥的叫聲傳進窗口。在烏鵲橋附近,我與太太兩次看見紅腳苦惡鳥在草叢內走來走去。但這個偏遠地方於假日是一個著名的露營地點,換句話說,這裡受到太多滋擾了。在赤柱聖士提反學校附近樹林,我與我的女兒錄得一隻鷹鴉,一隻很害羞,白天出沒,黃色眼睛的貓頭鷹,在香港只有兩次記錄。

報紙報導兩只烏雲雀灣附近一條村落的村民,晚上不願走過某條山路,害怕一隻發出大聲呼號的巨型貓頭鷹。於是我與已故的觀鳥者Alan Brisow前往該處一直等待至晚上終於看見牠站在石頭上的輪廓,以及聽見牠的叫聲。在大嶼山,我驚起了一隻夜鷹,可能

是林夜鷹。另一次在波浮山,我看見一隻夜鷹坐在松樹上。

一位喜歡於米埔沼澤地射擊的中醫師,經常到我位於元朗的辦公室,並送我一對已死的沙鵲(那時未有廉政公署以及收禮物的管制)。滿口的子彈鉛粒對牙齒實在沒有好處,這些沙鵲令我決定以後怎樣也不會再吃打獵得來的雀鳥。當時觀鳥者與打獵者基本上沒有衝突,打獵者的數量不多,他們只製造很少的騷擾,因此並沒有嚴重的爭議。無論如何,米埔沼澤很快便成為了禁區,並樹立了大型的邊境柵欄,防止內地的非法入境者擅闖香港。漸漸地射擊野生動物被禁止,而每次進入米埔觀鳥也需要通行證。在此之前,水雉以及董雞經常於此出沒。其後數年,我記得看到白鶺鴒、花鶺鴒、半蹼鶺鴒、文鳥和紅梅花雀。一小群黃胸織布鳥似乎是逸鳥。鳥群不時於冬天出沒。我曾經於小西灣的聯邦圍場紀念墳場出席一個紀念儀式,於取灰兩分鐘期間,一群遠徙的鳥類來到,彷彿是死者的幽魂。

林村谷邊橋尾村附近,我與初次來到香港的Neville Marshall同行,他當時還未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我聽到了相信是紅喉歌鶯的叫聲,並且說:「但你不曾看到他,因為他在樹叢中隱蔽活動」Neville說:「那麼,是什麼站在電線上?」紅喉歌鶯確確實實地站在空曠處。其他最突出的雀鳥是雄性北紅尾鶯,其次就是雌性紅嘴藍尾鶯,我曾經在山頂多次遇見牠。有一年黃腹山雀突然大舉到臨,頗為另見。有一次,我錯誤地預算駕車乘空渡輪的時間,到米埔沼澤自然護理區天還未亮,樹林傳來我不熟悉的鳴叫聲使我十分困惑,最後我在寒冷的天氣中等到有足夠光線讓我認出黑翅腳鵲,其中部份頸部白色。在紅芭木林內,幾隻白眉鷓在地上覓食,另外在高處的紅芭木花叢當中,有染了一頭紅色花粉的繡眼鳥。護理區還可以看到赤紅山椒鳥,有時亦有灰喉山椒鳥,你也可能看到黑卷尾,或比較少見的髮冠卷尾。少數幾次我亦見過灰卷尾。綠翅金鳩也會在護理區內出現,在地上覓食。比較少見的有紅胸啄花鳥以及朱背啄花鳥,兩種我都曾經在其他地方如山頂遇見過。一隻棕尾鵲鷓在盧古道逗留了一至兩星期。



關於作者

Brian Wilson

- 尹璉 香港觀鳥會前任主席

每年八聲杜鵑，噪鵑和鴉鵂(留鳥)都在多處地方出現，常見於新界。我只遇過幾次小鴉鵂。棕背伯勞十分常見，西貢所見紅色較鮮明。北灰鶺十分常見，我曾在香港島看見一隻北灰鶺站在樹頂，有一隻紅蜻蜒降落在其頭上，牠左右搖頭，似乎不能相信這件事發生在牠身上，直至蜻蜒飛走。黑枕王鶺、銅藍鶺以及方尾鶺也較常見。我只見過兩次雌性壽帶鳥，你要很幸運才遇見其他美麗的鶺類。新界有幾條溪流可看到紅尾水鴉，新界的新娘潭曾有白頂溪鴉雄鳥逗留兩星期才離開(牠是東亞地區的留鳥，我曾在阿富汗見過幾次)。在冬天，我曾遇見灰林鴉幾次。在羅湖火車站附近的沼澤曾見過頭暈雞，但我已忘記了是否有灰頭參雞出沒。同一地方，有亮鶺出現，有一次在我的頭上低飛掠過。白腹海鷗也常見於新界東西兩面的海面上。

在林村谷，一對黑冠鷓鴣在我眼前閃過。在大埔潭，一隻日本松雀鷹因為忙著追捕一隻小鳥，險些與我迎面相撞。畫眉常見於港島及新界；黑臉噪鵑亦然。我曾於山頂多次遇上黑喉噪鵑，也在大埔潭看見黑領噪鵑。單鳥方面，藍翡翠，白胸翡翠以及普通單鳥很容易見到，而斑魚狗相對少見。八哥隨處可見，但家八哥我只見過數次就沒有再出現了。發出獨特鳴聲的鶺哥偶有出現，在西貢我曾遇見三寶鳥一兩次。動植物公園常有小藍花頭頸鴉和紅領綠鴉出現。新界一些地區可見大嘴鳥鴉和白頭鴉。在冬天，綠光椋鳥群和灰背椋鳥群於新界出沒。在一次米埔考察中，辨認出一隻北椋鳥。

海鳥方面，紅嘴鷗冬季在維港出現，但奇怪地靜默不發聲響。紅嘴巨鷗、普通燕鷗及北極燕鷗也是很常見。白翅浮鷗我祇數次遇見。在後海灣，有幾次認鳥能力比我高的鳥友指摘遠處水面有北潛鳥，但這個鳥種不見於Clive Viney的鳥書，無論如何，牠們應是潛鳥的一種。另外，後海灣有幾次發現卷羽鷗鷗群。

自然保護區和郊野公園的成立，對於生境的保存以及觀鳥都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即使如此，城市發展還是永不止息的帶來了騷擾，因此剩下的一切更需要珍惜和愛護，香港觀鳥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讓大不以及年青一代了解大自然和鳥類，是我樂於見到的。

Brian Wilson 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資深公務員。在我記憶中他是市政總署署長，盡責兼且能言善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在香港電台早晨系列中暢談市政總署的工作 - 從捉老鼠、層房運作，以至動植物公園的管理，內容輕鬆風趣，無所不談。遙想當年的那段日子，他差不多可以稱得上是本港的市長。

我認識 Brian 時他住在太平山頂，熱愛觀鳥。我要強調「觀」字，因為他真的以觀察為先，對鳥類行為和鳥種辨識都同樣熱衷。當時山頂像一個市郊花園，被翠綠的山地植物環抱，有如置身花園。他以探索當地的雀鳥為樂，又寫了一些文章，介紹天天餵飼的紅嘴藍鶺，以及紫嘯鸚鵡昏活動的習性，那是最先在當年《會員通訊》刊登的幾篇文章。還有一點鮮為人知：Brian 是第一個在香港認出純色啄花鳥的人，雖然他曾向當時的觀鳥高手指出，但是沒有人相信那顏色單調的鳥是本港的新鳥種。

一天清晨，他來電告訴我(當時住在轟高信山)說在家中花園找到一隻很特別的鷺鳥，嘴部受損。我沒有做鳥類環誌，不諳辨認手中的鳥，不過我還是蠻有信心那是一隻未成年的紫背鷺。Brian 將那活鳥送到動植物公園的義務園長 Ken Searle 博士那邊，博士把他重新判為黃背鷺。可惜鳥的嘴部破損，未能救活，人道毀滅後存放在冰箱裡。數月後前會長 Fred Hechtel 又根據該鳥的特有栗色尾部判斷，肯定地將牠標識為栗背鷺！

太平山頂是 Brian 活動的地盤，不過從他的文章中可知他其實到過不少地方賞鳥。



朱鷗

Pink-tailed Bunting

- John Holmes 孔思義
- Xiangpi Shan, Heimahe, Qinghai
黑馬河 橡皮山, 青海
- 14/8/2007
- DSLR Camera
- Lens: 400mm f4+1.4x



沙鷗

(幼鳥)

Isabelline Wheatear

(juvenile)

- Lau Kai Yeung 劉啟權
- Dong Xia, Qinghai 東峽, 青海
- 30/7/2007
- DSLR Camera
- Lens: 80 - 400 mm f5.6



藏雀

Tibetan Rosefinch

- Jemi Wong 黃亞萍
- Erla Shan, Qinghai
鄂拉山口, 青海
- 31/7/2007
- DSLR Camera
- Lens: 300mm f4+1.4x



鶯嘴鷗

Ibisbill

- Doris Chu 朱詠兒
- Near Yushu, Qinghai
玉樹附近, 青海
- 1/8/2007
- SLR Camera
- Lens: 800mm f5.6 2x
- Film: Fujif Provia 400X



- Lego Ho 何禮高
- Longbao Reserve,
Qinghai
隆寶自然保護區, 青海
- 6/8/2007
- DSLR Camera
- Lens: 600mm f4+1.4x+2x

黑頸鶴

Black-necked Crane



高原山鶉

Tibetan Partridge (family)

- Elisa Hui 許美如
- Near Jiangxi
Forrest Reserve, Qinghai
江西林場附近, 青海
- 4/8/2007
- DSLR Camera
- Lens: 300mm f4+1.4x



白眉朱雀 (雌)

White-browed Rosefinch
(female)

- Lam Chi Wing 林志榮
- Ga'er Lamasery, Qinghai
尕尔寺, 青海
- 3/8/2007
- SLR Camera
- Lens: 300mm f2.8+2x
- Film: Fuji Provia 400



棕草鵯

Koslov's Babax
Tibetan Babax

- Lo Kar Man 盧嘉孟
- Baizha, Qinghai
白扎林場, 青海
- 4/8/2007
- SLR Camera
- Lens: 500mm f4+2x
- Film: Fuji Provia 400X

會員通訊五十年 - 尹璉

當我於1996年，最後一次的把我在轟高信山居所的前門關上的時候，那本收藏了大量香港鳥類記錄的筆記本已待在我位於葡萄牙的新居了。我還樂天認為自己可以把它好好整理一番，並製作成一本回憶錄。箱內還有一些相信已被篩選過的香港觀鳥會會員通訊。十年後，朋友林超英電郵予我，問我能否為鳥會五十週年紀念，寫一篇關於鳥會通訊歷史的文章。我接受這個挑戰，亦明言會專注於當年香港觀鳥活動和鳥會通訊英文版。吹走書上的塵埃後，開始把這些堆積如山的資料細心閱讀。這些資料其實是鳥會的歷史。有些資料很認真，有些很兒戲但又很吸引。這時彷彿坐在壁爐的火光前，回憶著以往美好，甚至黑暗的時光。當時一班來自五湖四海，但熱愛雀鳥的觀鳥人士結聯成一個團結的團體。

我於1967年香港動盪之年抵達香港，有三年半時間於清水灣半島周邊的郊野地區生活。我全神貫注於工作，努力獲取成就，還有享受孩子還小的家庭生活。在探索郊野地方同時偶然也會觀賞的雀鳥。當時只有一本鳥書，是南華早報出版的 *Hong Kong Birds*，作者是 Geoffrey Herklotz。書本內記載了有很多有趣的軼事，因此在我的書架上仍佔有重要位置，但它不能作為一本用來考察的工具書。

我第一次遇到觀鳥人士，才開始留意到有觀鳥組織的存在。當時我手拿蝴蝶網，站在大埔峇三條林徑的起點。一群穿著「花呢」布料衣服和有風帽的抗水外套(可充當雨衣)的中年歐洲人士，用望遠鏡注視樹頂。我好奇地向他們提問在觀看什麼，只獲得含糊其辭的回應。這使我女兒Claire也深感好奇，不過那群人再沒有理會我們，因此我們也繼續前進尋找蝴蝶。

1970年，工作部門招聘了一名新丁 Clive Briffett，他被指派跟著我受訓。他是一個剛開始觀鳥的人，在我們出外到新界地區工作者察時，他的望遠鏡，隨身常備尋找雀鳥。過了不久，這樣工作考察時間延長了，我們一起觀鳥，我著迷了。我放了6個月的假期後，在1971年年底返港。那時 Briffett 不但已加入香港觀鳥會，更擔任了秘書一職。他把加入會表格及最新的通訊呈遞給我，同時宣告我的會籍即時生效。

早期軼事

第一期通訊宣佈香港觀鳥會於1957年8月7日的創立。我們亦可以肯定第三期通訊出版於1958年4月。現在離鳥會成立差不多有50年了，人在五千英里外的我雖然並沒有首六十一期通訊的內容資料，但我仍記憶猶新。鳥會是殖民地時期的萌芽。觀鳥是一種為人接受紳士嗜好，這有益心身戶外活動可使他人脫離閒散的誘惑。會員通常是一些文職官員、警察、軍人、醫護人員、大學及教學人士，偶爾也有一些商界人士參與。多數商界和專業人士都聲稱他們太忙以致不會參與這類超凡消遣活動；亦很少會徵募本地人士以及交際語言是英語。

於1971年7月14日出版的第62期通訊是一本複印得很差勁的文件，內裡發佈了一些鳥會的最新消息、幹事名單、會員的轉變、圖書館新增禮物、下期出外活動的資料以及義務記錄員轉載在最近6個所收錄的有處雀鳥記錄。毫無疑問這些都有既定格式可循。在年初把遞交到鳥會的鳥類記錄站和筆記統一整理，再輯錄成香港鳥類報告並於其後發佈。年報內記錄了一整有系統的鳥類名單以及一些觀鳥筆記及文章，內容分別有辨認準則、外地觀鳥報告、會員觀鳥的回憶分享，以至主席提的詩。年報亦包含相片，還有廣告費支助開支。

新血

隨著Briffett的加入，鳥會開始改變，變得更與時並進。包括我在內，年青人都被選為委員會成員。在主席 Fred Hechtel 的英明領導下，年青人的精力都能用得其所，適當發揮。

於1972年，鳥會參加了漁農處於石崗舉行的農業展覽會。這是第一次把觀鳥的資料翻譯成中文。鳥會把製作精美、中英對照、彩色的常見鳥類圖畫並分發到學校去。開始參與教育方面的工作是鳥會在牢固的外籍人士社區以外一個積極轉變。在仍保留簡約版式的通訊裡宣佈以及反映了鳥會的政策正朝這方向轉變。

雖然美籍的Peterson在他的首創的野外觀鳥指南裡提供了各式的名單，來記錄錄得鳥種。例如：「生平

會員通訊五十年 (續)

鳥種紀錄」、「旅行鳥種紀錄」、「全年鳥種紀錄」，甚至「鳥種日誌」等，都是新鮮的概念。「瘋狂找尋罕有鳥種的風氣」還沒有在觀鳥字典中出現。

Briffett 愛玩遊戲，在第65期(1972年3月)通訊裡他提出了一項挑戰。Herklots 於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裡記載了他於1941年4月14日，在天水壩-屏山區曾記錄得69個鳥種。Briffett 在期刊宣告 Mike Webster、Robin Weeks 和 Tim Garland 已打破了這個一天內記錄鳥種最多的紀錄，他們錄得80個品種。Briffett 在文中向大家提問會否願意動身，嘗試再打破這紀錄。

無疑鼓勵大家再創新紀錄的是最新紀錄保持者，於第67(1972年11月)期通訊免費附上由 Webster 製作小冊子格式的「可見鳥種名單」一份。這期通訊更談及一段有關米埔環境受干擾的新聞。儘管評論是比較溫和，但這是鳥會第一次挑戰政府的政策。

為了令一個有意義的項目成功，我花上了無數的時間去預備在港繁殖雀鳥的普查。並於第68期(1972年12月)通訊徵召會員一同參加這次普查。可惜這個活動舉行得太迫切。在會員人數不多，並對估計參與人數期望過高，過汪定普查失敗。

另一革新的戶內活動亦是反應冷淡。會員數目於1973年創新低，80個會員中有27個是海外會員。27個會員出席於會員大員，其中只有一個是中文名。

通訊是記錄會員大會紀錄媒介。於1975年4月8日的會員大會中，Hechtei 和 Webster 強烈譴責興建鐘樓花園住宅區的建議書，計劃將會令所餘無幾的米埔受到營養的威脅。Hechtei 辭退鳥會主席一職，由 Webster 艱難的勉強接任。鳥會曾是高級公務員閒餘聚點。現卻挑戰政府政策更顯示高層權力走都有貪污徵象。

觀鳥會文章

第78期(1975年11月)通訊記載了第一篇不是鳥會委員寫的文章。Brian Wilson 是市政總署署長。如那年代有香港市長巡邏街，他在工職上扮演的角色則與香港市長最相近。他於早上的一個電台節目中，主持了

一系列冷門的主題例如屠羊場、捉老鼠等。內容風趣，措辭巧妙。身為居住在山頂的高級公務員，也是一個熱衷於觀鳥的人。他喜歡駐守某地點觀察多於四處漫遊觀鳥。他的文章「山頂清晨的鳥類」(Early Morning Birds on the Peak) 是一篇關於他每天以葡萄乾餵餵的海棠紅鸚鵡的故事。另一篇「農鳥」Early Bird 是講述紫燕鷗及牠們喜歡在拂曉和黃昏時分才出沒的習慣。

觀鳥資訊革命性的變更由 Ben King 1976年出版的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 East Asia 和 Mike Webster 的 A New Guide to the Birds of Hong Kong 開始。突然間，好像每人都希望出版書本和文章一樣。

早於1976年，我成為了通訊和年報的編輯，並致力於內容方面的改進。我希望通訊能夠不只是記載日期及議程的書刊，而是一份值得收藏的文件。隨同香港建築師學到訪中國華南地區，出人意外的是在紅衛兵仍然滿佈狀況下，我竟可在郊野把望遠鏡掛在身上。回港後我投稿的一篇文章「在消失中的華南鳥類」Vanishing Birds of Southern China 雖被南華早報拒絕刊登，但仍可以在鳥會通訊裡出版，成為香港第一篇中國的報告。

早期紀錄員曾寫下：「在火車軌以東的新界地區，沒有雀鳥的紀錄」；或許更可準確地改寫為：「在火車軌以東的新界地區，沒有觀鳥者」。於是組織了第一次到大浪灣的鳥會考察活動。參與者努力獲得豐富回報，當天鳥種紀錄予人深刻印象。記錄得一些罕有鳥種，尤其是猛禽。而灰胸秧雞亦被證實首次在香港繁殖。我們航行通過吐露港，爬上蛇蛇尖，好像香港小形馬拉松，走進鹹田的稻田裡。這是我為期刊寫的第一篇鳥會觀鳥活動報告。

Gavin Cooper 也接受了寫作的挑戰，他的「11月份的某個星期或 P'sss 的威力」Week in November or the Power of P'sss 仍是經典之作，應廣泛地得更多讀者閱讀。Brian Wilson 完成了他的 Rapt and Unwrapped 的三部曲，Rapt and Unwrapped 是講述他在大埔岩發現黑領候鳥的事件以及他與一種 Accipiter 鷹類相偶經歷。

離港會員如對會務有卓越貢獻者，則獲選拔為終身榮譽會員。這些罕有的榮譽在第83期(1977年2月)通訊附授與：

A. M. Macfarlane 陸軍中校：第一和第二版「香港鳥類名錄」得以出版主要動力。

D.G. Robertson 醫生：把製作中英對照、彩色的常見鳥類圖表分發到學校。

Clive Briffett：令鳥會復興。

通訊也包括 J. C. Chapple 陸軍准將，首篇海外觀鳥報告——地點是尼泊爾的 Kosi Barrage。John Chapple 不久便榮升為英軍總指揮官。這官職職責(鳥會角度來看)是在建造邊界鐵網欄杆時，確保傳統基圍水閘保存完好，運作正常。得使米埔能運作為自然保護區。這確實是果實纍纍的一期通訊，有經驗觀鳥會員更獲邀參加皇家地理學會舉辦在馬來西亞沙勞越探險之旅。如我所期望的寫作風格，Dave Bradford 寫了一份令人垂涎的日本冬季觀鳥報告。令人鼓舞的是一位十一歲的年少會員，Clive Hames 寫了一篇基希爾群島(印度洋西部)的遊記。

Gavin Cooper 在 Ton-up 內詳盡描述 Derek Scott 一位知名的隱居鳥類學家，在訪港期間與 Gavin 結伴觀鳥，一天內錄得101個鳥種。觀鳥者報告他們經常到訪的「慣性」觀鳥地點的文章陸續出現。像有點分配不均，觀鳥者鍾情薄扶林地區有過於其他地方，這也是 Herkots 經常觀鳥地點。

1977年年尾我的第一版 *Colour Guide to Hong Kong Birds*，內有費嘉倫的彩色雀鳥和郊郊插圖出版了。期後我決定休息一會，辭退義務記錄員及編輯職位。觀鳥記錄工作則交由 Mike Chalmers 和 Gavin Cooper 負責。並於1978年的第一期通訊裡詳細介紹他們收集雀鳥資料工作的新構思。這也是鳥會通訊首次刊登畫評。David Melville 是港府聘用研究「飛機與鳥(群)相撞事故」的鳥類學專家，他按研究所得的結果編書。並為書定一個不太敏感的書名：「海嶼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A Final Solution to Gull Problems。

第91期通訊(1978年10月)宣佈張榮基將會舉辦數個廣東話觀鳥活動，標誌了一個鳥會新時代的開始。

接著一期的期刊宣傳鳥會第一次舉辦到大嶼山的觀鳥活動，並以小巴作為交通工具。經常收到會員在海外觀鳥報告和本港觀鳥記錄或筆記的投稿，但偶爾也有些特別能觸發想像力文章。

在95期通訊(1979年12月)Mike Chalmers 講述他於颱風荷貝的風眼在本港掠過時，他在汀九海邊的觀鳥記錄。這次是首個在港錄得在海洋生活的燕鶯的紀錄，並引起了大家於颱風來臨時候出外，進行這既危險又刺激的沿海追鳥活動。張榮基的文章把九龍公園這塊「鳥類學的寶石」展示在大家的跟前。怎麼會把這個就在我們中間的城市綠洲看漏呢？

我的一篇「猛禽餵佈天」Raptorial Feast 記載一次非凡的大浪濤觀鳥旅程。那時有數百隻猛禽在塔門上空盤旋，以及有很多過境遷徙鳥。這些令人驚歎、迷人的景象，應可引起其他觀鳥者加入當先驅。

中國漸漸地變得開放，有幾位曾到訪中國的觀鳥者也協助通訊編寫相關報告。這樣像的通過竹簾窺看國內情況，已令很多人感到興奮。David Melville 在第98期(1980年8月)通訊中的「兩次到訪廣東省中山、珠海縣」Two Visits to Zhongshan and Zuhai Counties in Guangdong 詳細提及了：「邊境界線的那邊正發生什麼改變？今天的深圳有什麼不同了？」文章開始時談及初期這個城市是一個肥沃的氾濫平原，有很多由風化了的花崗岩組成的山嶺，是部份典型的新界地貌。其中訪客對當地郊野的描述彷彿是20年前的元朗，氾濫平原用作種植稻米。在一月犁地並丟空，到了5月遍佈了稻米...

第100期通訊出版於1981年3月，差不多是鳥會成立後24年；而第200期亦於2006年面世，正好反映通訊有著穩定的出版時間。Mike Chalmers 於第100期通訊內作了第二次嘗試，希望有會員一同參與調查雀鳥繁殖的資料。他也寫了一份 *Ticker's Shopping List* 的鳥類名單，列舉了52種預計可能在香港出現的雀鳥。往後25年，名單上所的預測鳥種，已有八成在本港出現了。最令人驚喜莫過於在中國首次記錄到一隻於香港繫上腳環的雀鳥，這封令人高興的中文書函也在通訊配以譯本刊登。

..... 待續

青藏觀鳥： 踏上唐蕃古道

- 馬嘉慧



(29.7 - 12.8.2007)

1300多年前，大唐文成公主從長安（今陝西西安）出發，翻山越嶺，用了近三年的時間經過青海，抵達拉薩。她當年所走的路，就是聞名於世的「唐蕃古道」（「蕃」音「揮」）。唐蕃古道在過去曾經是由內地中原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爾、印度等國的必經之路，也作為交易茶葉、鹽、織品、草藥、牲畜等重要物資的運送通道。

唐蕃古道在青海（今日的214國道）省內向西南的走向為：西寧、遼源、日月山、倒淌河、切吉草原、大河壩、溫泉、花石峽、黃河源、繞過扎陵湖-鄂陵湖，翻過巴顏喀拉山，渡過清水河、通天河、囊謙等地。

筆者於2007年7月底至8月中與鳥友們踏足這條古道。是次路程，除了體驗唐蕃古道的旅途外，還一起嘗試離開古道，由玉樹方向繞向北面，進入近可可西里的無人地區，嘗試尋找雪雀及藏原羚等高原動物。

7月29日：老爺山匆匆一遊

部份鳥友們已於26日提早到達西寧市，遊覽各地風光，而筆者則於29日與鳥友們到達西寧會合。下飛機後，隨即到於機場外50公里的大通縣的老爺山觀鳥。

西寧市近郊處處都是青青花綠，油菜花田和麥田互相夾雜著。司機長期於荒野開車，也不太習慣市區附近的狀況，我們最後花了四小時多才抵達一個明顯的「入口」，匆匆繳交了每人5元的入場費，留了半小時，在黃昏前離去。這個山高約500米，植被處處，路旁還有橙翅噪鶇、虎斑地鸚、崖沙燕等。

晚上我們一起向李來興教授請教有關行程的鳥況和路況。

7月30日：小啖谷找鳥

大清早，西寧賓館內的小花園找到山噪鶇、紅尾伯勞等。

購買過必需品後，便出發至共和。車子往西南走約30公里至遼源縣方向，然後轉入109國道到東峽，這是一個通往青海湖的峽谷。我們在路旁其中一個上山

小峽谷停下來。這個小峽谷鳥況挺好，上山走了一段時間，路旁至在距離出口大約2公里處，有灰頭綠啄木鳥、繁殖的灰頭灰雀、紅腹紅尾鸚、黑喉紅尾鸚、絳紅尾鸚、紅翅旋壁雀、戈氏岩鵲等。

午後我們進入214國道往日月山方向，然後往右轉入日月村，穿過村子，到達山谷，中間有一片牧羊和牛的草地和河流，就在草地上找到長嘴百靈、褐背擬地鴉、繁殖中的白頂溪鸚、粉紅胸鸚、河鳥等。村子內除了油菜花，還有各式各樣的野花。野花並不稀罕，但如果是成片成片滿山坡都是，那就感覺恢宏、震撼。花如毛毯般將高原蓋住，一路都是紫色調和藍色調，再點綴上片片的嫩黃與粉色，十分燦爛。

我們離開峽谷向日月山出發，這地在唐代曾因山上有赤紅的砂土而稱為「赤嶺」，亦是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分界，也是農業區與牧區的分界。越過日月山隘(3520米)，進入眼簾除了數隻褐背擬地鴉和棕頸雪雀外，是大片草原（察汗草原），旁邊就是倒淌河，這是青藏公路與青康公路匯合點，來這裏的人也喜歡參觀位於倒淌河鎮的文成公主的像。我們晚上在共和的海南賓館住宿。

7月31日：共和至瑪多

這天的行程比較趕，約走400公里，經過的生態環境也較多。

我們大清早出發，進入214國道，然後沿路看鳥。由共和至三塔拉，主要是沙漠環境，也罕見樹木。我們在路標193停下來，試試尋找沙雞的蹤影，不過卻找到棕背雪雀和角百靈。

離開三塔拉至河卡山口，開始進入山坡，車子越爬越高，到達河卡山口已經是3900米的高度，這裏的白腰雪雀很不怕人，我們也趁機停留了一會兒拍照。

到達了大河壩，隱約可見鄂拉山上的天氣變化。從河卡山口到鄂拉山口(4700米)，路況可以接受，不過天氣卻不太理想，不時下著雨，山上還積著雪。在鄂拉山口的路碑處下車，沿著上山方向往左面走約500米，到達差不多平坦的山頂位置，找到藏雀、棕頸雪雀、高山嶺雀、白頂溪鸚等鳥。



翻過河卡山口，南面較為濕潤，車子進入草原和河谷，沿路有細小河溪流經這個高原草甸，加上地上有不少融雪，谷地漸漸開闊，羊群和牛群散落在這個夏牧場上。在醉馬灘附近有一小群藏羚羊和野驢，由花石峽至瑪多的路上也有黃羊、野狼和黑頸鶴的蹤影。這地的海拔是4400米，在高原的反應下，大家都有點兒頭痛，不過這難掩拍照或看鳥的心情。

我們晚上在黃河源食過晚飯後，便在瑪多的民政招待所過夜(4400米)。瑪多是一個條件較差的地方，招待所除了早廁以外，沒有洗澡的地方，我們未來數天在白扎和江西林場的情況會較差。

8月1日：由黃河源到三江源

由於海拔高的關係，大家也感到頭痛、心跳，整晚也沒有睡得好。在瑪多鄰近的黃河源食過早飯後，我們便沿著214國道，走330公里到玉樹。

瑪多位於黃河源頭，在巴顏喀拉山的北面，人口以藏族為主。這一帶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湖泊沼澤地帶，較著名的有扎陵湖和鄂陵湖。這裏較為潮濕，清晨時份，地面上覆蓋著厚厚的霜，待日出時才漸漸散去。

上午我們在星海一帶觀鳥，找到多種繁殖中的雀鳥，例如黑頭鷗、魚鴿、普通秋沙鴨、斑頭雁、大鷗、黑頭鴉、棕頭雪雀、褐背裂地鴉、崖沙燕等。這地屬高原凍土地帶，四周沒有樹木和灌叢，土地的植被主要由苔蘚類、短草、細小的有葉植物組成，地上積著水和融雪，吸引了小昆蟲繁殖，是繁殖鳥的重要食物來源，加上日照時間較長，水份也較充足，是一個理想的繁殖地。

經過了人煙稀少和荒蕪的北地苔原，我們在中午時份到達了巴顏喀拉山口(4,824米)，這是黃河與長江源頭的分水嶺。過了山口，南面的環境則大為不同，這裏主要是荒漠草原，山間谷地的犏牛、綿羊遠近成群，也有狼、豺和狐狸對牠們虎視眈眈。

我們在清水河鎮(4,300米)吃過簡單午餐後，繼續往南走。經過大片草原，進入由灌叢組成的半荒漠地帶，然後沿著河道進入前往歌武的山谷地帶。在山谷處，河流變得寬闊，直指三江源(黃河、長江、瀾滄江)。這裏有我們的目標鳥——7隻鸕鷀，在歌武附近河岸一帶的碎石灘覓食。

經過的莊嚴的寺廟，看到虔誠的信徒一邊念經，一層層的木質的柱和階梯兩邊都已獲得油亮，信徒們像似

有號召一樣順時針的轉圈，也有信徒以三步一叩頭的方式禮拜。路上看到半山腰上結古寺，旁邊的結古鎮就是今天的玉樹。

晚上在玉樹賓館過夜。由於未來數天會找不到餐館，我們這晚也購備乾糧。

8月2日：坎達山碰運氣

離開玉樹的酒店後，再次進入214國道，向西南走170公里至囊謙。我們曾經看過Hofland (2006)的資料，前往囊謙附近的坎達山找到藏頭，碰碰運氣。

玉樹在古代被人稱為羌地，人口主要以藏族為主。這地可找到長江和黃河兩大水系，草原遼闊，四周也有重山疊嶂。

據司機說，在囊謙附近有百多間寺廟和尼姑寺，當地的人會在往生後由親人請僧人舉行天葬儀式，這個時候會吸引大量的高山兀鷲前來覓食。還未說完，路旁的石頭上已經站了三隻兀鷲。由於趕路的關係，停下來觀鳥的地點不多，而且主要是柏果瑪禪窟荒原，路上只找到金鷄、白頂溪鴉、灰頭鷗、鴉岩鷗等雀鳥。

車子爬過數道山口，海拔平均在3,800米至4,300米左右，我們終於到達路標970公里的坎達大橋，在往囊謙過橋前的路口往左轉，走約5公里，再進入通往毛莊的山谷(坎榮峽封山育林區，3630米)裏走數公里，到達坎達山的入口。這裏沿路都有修路工程進行，我們只跑了一小段路程，便決定在天黑抵達囊謙以約76公里的尕爾寺(「尕」音「加」)過夜，準備明早觀鳥[註：有海外報告形容這寺的名字為朵爾寺(Duor Temple)，可能是文字拼音有誤。]。

我們在囊謙食過午飯，然後在其中一個旅舍租用被子兩晚(每張25元)，以便在往後兩天使用。車子在數標1024轉入前往白扎林場的山路走約25公里，路經一個小村莊(巴麥鄉)和白扎驛場，然後在白扎林場繼續進入峽谷約20公里。筆者曾在數年前前往這地，按個人觀察，這個行程見到的樹木較從前的少。

我們從司機處學了兩三句簡單藏語，與在寺廟的僧人打個招呼。廟內有兩位年輕的外籍人士在尕爾寺希望小學教授英語，也有旅人路過該地留宿。晚上我們有機會與寺廟的負責人與老師談天，得知尕爾寺有約1,500位僧人，小孩子們想在將來當伐木工人，似乎這裏很需要環境教育工作。



鳥友們一起留宿在閒職員工的房間兩個晚上，今晚的星夜特別好看。

8月3日：尕爾寺留宿兩天

由於海拔高的關係（約4,000米），大家也沒有睡得好。早上，部份鳥友散在寺廟附近找鳥。

這個上午的鳥況不錯，沿著河溪，以及尕爾寺附近的小湖泊，有旋木雀、鶉鴉、白眉朱雀、紅眉朱雀、普通朱雀、淡黃腰柳鶯、四川柳鶯、暗綠柳鶯、淡眉柳鶯、褐冠山雀等。下午天氣開始轉熱，雀鳥顯得不大活躍。

尕爾寺的寺廟和喇嘛住宿的地方分佈在一個高山上，近山頂處為活佛的住處，附近有一個鬍兀鷲的巢。有鳥友獲活佛接待，有機會見到傳說為文成公主贈送的轉經輪，這對轉經輪晝夜不停地由兩人一組的喇嘛值轉轉動，已有近一千年歷史。我們在旁晚有機會參觀寺廟，據廟內的僧人說，這寺廟已經傳了有九代了。

8月4日：白扎林場至江西林場

這天的路程不算很長，由尕爾寺至囊謙約70公里，由囊謙至江西林場約100公里，以土路來說，路況也算可接受。除了停留在白扎觀鳥和在囊謙午餐以外，我們大部份時間都在車上。

上午6:00我們離開了尕爾寺，途經鬍兀鷲在山谷內的繁殖點，8:40到達白扎林場，隨即各自分頭找鳥。筆者走上保護站對面的山坡上，（比較1999年筆者曾到這處觀鳥，如今這裏的樹明顯砍了很多，還連至差不多近山頂的樹全部消失了），這次要爬得很高，到山頂處僅餘的針葉林、石頭和苔蘚環境，找到了白馬雞、鳳頭雀鶯、褐冠山雀等雀鳥；亦有鳥友在保護站附近的範圍找到棕草鵲和血雉。

回到囊謙將被子交還後，便出發至江西林場。我們考慮日前在坎達山（也通往江西林場）的山峽小路有工程進行，於是便取道由另一個較遠但路況較穩定的路線（下白拉盤口（近下拉秀））進入，約跑100公里的土路。

江西林場(3,450米)與白扎林場的生態環境差不多，但較少人類活動，樹林存護得較好。晚上我們在江西林場森林公安派出所過夜，派出所的設施很簡單，晚飯需要自行預備。

[註：過往的海外的觀鳥報告說這地是「囊謙林場」，經過查詢後，估計是資料有誤。]

8月5日：踏進西藏

昨晚至今早一直下雨，今天要跑180公里路由江西林場回玉樹，以昨日的路況來看，到沿路回到玉樹的時間可能很晚。幸好派出所的人員建議我們走一條新修的路(Y507)，這路在林場派出所出口的另一面，先往南走，進入西藏的巴通、博雅、面達，然後沿土路回到小蘇莽，經格拉山口，最後回到玉樹。

我們大部份行程都是沿著扎曲（瀾滄江源頭）行走。江西林場的觀鳥地點有很多選擇，我們的觀鳥點在林場派出所至官佳苗園之間沿河岸的林地，林地有好幾個小山谷，都是很好的找鳥地點。我們在派出所約3公里範圍的河岸對面林地見到兩隻白馬雞，還有兩隻小雞。這片樹林存護得十分好，由山上至山下以至水邊，遍佈了針葉林。這裏不時見到來自西寧或其他地方的伐木工人，心裏不禁希望這裏不會如白扎林場一樣，大部份樹木被砍光。

路上我們到了巴通，踏進了西藏。到了博雅，見到這片草原突然出現了一片熱帶，原來有一位高僧來進行宗教活動，來自各地的信徒紛紛到來參與，我們逗留了一段時間，與僧人閒談一會兒便離去了。

我們繼續沿著分隔青海和西藏的扎曲河前進，過了面達，然後向北沿著河邊行走，沿路的河岸有不少碎石灘，很容易見到鵲鶯、褐背擬地鴉、高山兀鷲等雀鳥。

黃昏時，我們到了此程的最高點——格拉山口(4,883米)，這處除了經幡和路標以外，四處都是融雪後的碎石和草地環境，一片荒涼。

由江西林場回到位於巴塘盆地的214國道，路程約160公里，車子跑了差不多7個小時，回到玉樹，已經入夜了。這天除了鳥以外，有機會見到未曾干擾的針葉林、接觸當地民族和僧人，也有機會沿瀾滄江源踏足西藏，收穫很多。

8月6日：高山兀鷲與天葬

由玉樹至曲麻萊(4,300米)只需要230公里路，全程走省路S308約5小時車程便可抵達，我們亦有機會在玉樹多留一會兒參觀。



臨離開唐蕃古道前，我們順道到距離玉樹約10公里的文成公主廟走一趟，一路當時在白納溝所修建的佛像。然後前往到附近的巴塘天葬場，原本只想認識一下這地方，碰巧正進行天葬儀式，吸引了超過50多隻高山兀鷲前來進食。天葬是藏人最普遍的葬式，場內會以喇嘛誦經，數位天葬師會將去世的人的肉割出來，砸碎骨頭，讓高山兀鷲進食，據說這種儀式包含了很深層的佛教意義。

回到玉樹吃過午飯後，我們便往曲麻萊出發。進入省路S308 走約80公里，便到達隆寶黑頸鶴自然保護區，這裏的湖泊和河溪溝成了通天河的水源。在路旁看過去，湖泊上有數隻黑頸鶴，數量不少的赤麻鴨、白眼潛鴨、斑頭雁、紅腳鵝等雀鳥。

車子經過高原草甸，踏足過4797米的哈秀山山口，經過沙漠化的草原，黃昏時份到達曲麻萊縣。這是一個設備很簡陋的鄉村，我們抵達時，剛巧這地將會在兩天後會有賽馬節，所有旅館都住滿了。司機好不容易才給我們找到可以投宿的地點。晚飯時，還需要預備翌日的乾糧。

8月7日：到訪可可西里邊陲

相信這天的行程，是較少鳥友到訪過。由曲麻萊至不凍泉約330公里的土路；由不凍泉至格爾木，走301國道（青藏公路）約170公里。

天亮時我們開始出發，走入傳說的「無人區」，由於現時曲不公路正在建設中，行車也相當順利。沿路仍可找到白腰雪雀、獵隼、高山兀鷲等雀鳥。過了曲麻河，進入可可西里保護區範圍，有數量不少的野驢、藏原羚和黃羊，聽說在適當的時間還可見到藏羚羊。

以目前的路況，走這段曲不公路要差不多10小時，十分顛簸，沿路還要修車和換胎，也遇到車子過河時被堵著的情況，這些都是我們未有預計的。

經過一整天的旅程，我們經過可可西里保護區不凍泉保護站，在昆崙山口（4,767米），亦設立了紀念榮榮·索南達傑紀念碑這位為保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而犧牲的藏民。這裏是其中一個藏羚羊的出沒地點，這裏的青藏鐵路以高架橋形式建設，為野生動物提供了橋下的生態通道。昆崙山口一帶，大部份是高原凍土荒漠環境，部份地面的草甸上長著短小的綠草，這裏的物種亦不多。

8月9日：柴達木盆地的黑尾地鴉

今天我們沿著109國道由格爾木至都蘭，全程330公里。

格爾木主要的生境為半荒漠地帶，在這片茫茫的戈壁灘細心沿路觀察，在路標2625至2613公里之間，以及在2501至2480公里之間，有多達18隻黑尾地鴉出沒。牠們都是在路邊的小土坡停留，在高處等待獵物例如蜥蜴和昆蟲等的出現。

格爾木沿路除了山峰、金礦、鋼鐵和片片荒漠景觀外，如果時間許可的話，不妨走進附近一些綠化地帶，或進入村落的土路，更加接近半荒漠生態環境。沿路的高況普通，除了地鴉以外，還可找到白頸鴉、沙鷗、環頸鴉，也有大杜鵑、赭紅尾鶉等。我們進入了諾木洪，買了一些當地的特產枸杞子。又遇到一名來自廣東的老婦人，得知她已在50多年前才到這片勞改農地，當時這仍是一片荒漠，現在已經是一片豐收的土地，農民也定居下來。

回到都蘭，這裏是回族區域，路標上大致有三種文字：漢文、藏文和蒙古文。這地曾是1,700年前遼東鮮卑族建立的吐谷渾都城（「谷」音「欲」），後來被吐蕃所滅。

8月9日：沙灘和中國特有鳥種

今早我們從都蘭出發至青海湖，原本打算在夏日哈鎮沿路尋找地鴉，在109國道走了一段路後，在一片草地找到斑翅山鴉。

這天的目標鳥是毛腿沙灘和一些特別的林地鳥類，在茶卡鹽湖附近，司機與當地農民聊天，農民通常在4月份見到數量較多的毛腿沙灘和地鴉。我們嘗試參考Hofland (2006) 和Wagner (2005) 的青海觀鳥報告的資料，路標2238km下車(3,400米)，嘗試一起踏進近鹽湖方向的灌木叢，約走500米，一隻毛腿沙灘被趕起。再向前走約1公里，沒有發現，在回到路旁約500米，再次趕起3隻毛腿沙灘。

中午在大水橋吃過午飯，便前往橡皮山口附近的路標2189km (3,400米)，在一個牆上寫著紅色大字的土坡下車，對面是一個小山谷。下車步入山谷，全程約2公里，沿路近灌叢的地方有多種特別的雀鳥，白眉山雀、朱頂、賀蘭山紅尾鶉（其中三種中國特有鳥種）、紅胸朱雀、擬大朱雀、藍兀鷲、黃腹柳鶯等。



傍晚我們沿著青海湖的環湖西路找鳥，這個黃昏的收穫很不錯，有3000多隻赤嘴潛鴨，也有紅頭潛鴨、斑頭雁、鳳頭鸕鶿、蒙古沙鵲、闊嘴鵲、紅胸濱鵲、漁鶿和棕頭鷓等。

8月10日：青海湖的水鳥

如當地的遊客一樣，早上我們前往著名的青海湖鳥島，在鳥島賓館購票後（每位60元），進入保護區乘坐保護區的穿梭汽車（每位15元），進入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鸕鶿島」。這裏有大概300隻繁殖中的鸕鶿，還有數隻棕頭鷓和漁鶿，鳥況一般。離開鳥島，我們順道走入保護區內的野生動物救護中心，有機會近距離見到普氏原羚、藏羚羊、藏原羚等野生動物。

後來我們到環湖東路的濕地繼續尋找，這裏有繁殖中的黑頭鸕鶿、鳳頭鸕鶿、白骨頂，還有黑頸鶴和大天鵝。

沿著環湖東路，除了片片盛開的油菜花田外，路旁還有來自四川的養蜂戶，架起帳篷，放蜂採蜜。

8月11日：西寧—塔爾寺

回到西寧市，我們在早上到離西寧市25公里的塔爾寺參觀。塔爾寺是紀念藏傳佛教的黃教（格魯派）始創人宗喀巴，已有400多年歷史。整個寺有多個殿堂，結集漢、藏的建築特色，沿山坡而建。下午回到西寧逛書店或購買當地的特產。黃昏時乘飛機回廣州，這個旅程就此完結。

參考資料：

George Wagner. 2005. Tibet (Xizang and Qinghai Provinces) - China, 29 May *27 June 2005. Internet trip report.
Remco Hofland (2006). Qinghai and Xizang (Tibet), With Sichuan, China, July 16 * August 14, 2006. Internet trip report.

後記

這次行程共跑了3,400公里，其中有約一半路程（由西寧至貴州）是在唐蕃古道內，環境包括針葉林、湖泊、河溪環境、懸崖峭壁、草原、高山草甸、苔原、裸露高原。整個行程共錄得155種鳥類，值得一提的記錄的包括鸕鶿、白馬雞、朱頂、賀蘭山紅尾鳩、藏雀、白眉山雀和黑尾地鴉，其中有多種都是在特有生態系統中活動的。我們相信，這類型觀鳥旅程能為青海的鳥類調查方面填補一點空白。

這次行程除了鳥以外，我們進入了從來未有觀鳥者到過的區域，見證未受干擾的針葉林環境、踏進和親身體驗西藏民族的生活。

這次旅程要感謝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李來興教授（liee58@msn.com），雖然李教授公事繁忙，未能與我們一起踏上旅途，但在出發前給我們很多指導，特別是關於青海生態環境和各地鳥況的，讓我們在尋鳥的旅途上有明確的方向。我們也要感謝這次給我們駕車的司機：彭向東先生、關文清先生、張炳宏先生，感謝他們在整個行程給予的各種支援，特別是與當地人溝通、安排住宿，從早到晚，幾乎沒有好好休息。特別是彭先生，對生態環境的敏銳觸角，也令我們印象深刻。

也感謝盧嘉孟先生這次為我們安排行程和聯絡；林志榮先生為我們安排機票、交通和城市住宿，安排各項開支；還有各觀鳥夥伴：朱詠兒小姐、孔思義先生、黃亞萍小姐、許美如小姐、何禮高先生和劉歡揚先生。

以下是這次行程的住宿地點，作為參考：

地點	住宿	費用
西寧	西寧賓館	雙人房，288元/晚
共和（恰卜恰鎮）	海南賓館	雙人房，150元/晚
瑪多	民政招待所	每床位40元/晚
玉樹	玉樹賓館	雙人房，288元/晚
貴謙	朵爾寺	免費（可自願作捐獻）
江西林場	公安派出所	每床位50元/晚
玉樹	玉樹賓館	雙人房，288元/晚
曲麻萊	新華旅舍	每床位30元/晚
格爾木	華星飯店	雙人房，138元/晚
都蘭	購物商場賓館	雙人房，60元/晚
青海湖	鳥島賓館	雙人房，160元/晚
西寧	夏都假日賓館	雙人房，160元/晚

追思

吳敏

Judith Fruin-Ball



Judith Fruin-Ball 在今年三月離世，死前曾堅強地與病魔長期搏鬥，作風不改。在遷居到澳洲及新西蘭之前，Judith 和丈夫 Lawrence 都熱衷觀鳥，非常支持本會的活動，在觀鳥大賽中和我同屬 Eagles 隊。

Judith 對本港自然保育的最大貢獻，是參與推動香港觀鳥會的保護塹原運動，成為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憑著多年當訴訟律師的經驗，她草擬了本會反對落馬洲支線環評報告的文件，第一次讓我們好好發揮本會的所長。Judith 將環評報告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列的要求作出比較，加上本會的鳥類數據和知識，我們首次能夠同時以有力的法律論點和生態數據提出質疑。結果眾所週知：環評署最後同意 Judith 和本會的觀點，否決了落馬洲支線，讓塹原（最少有一部分）可以交給本會管理，而列車則安全地在下面的隧道內疾駛而過。

Judith 的影響其實不止於此，自塹原一役之後，本會繼續使用相同的方法，引用有關法例向破壞環境的發展建議提出質疑，通訊第202期關於風力發電場和白腹海雕的文章便是一例。隨著愈來愈多的成功個案，發展商明白本會已經懂得如何引用法律提出異議，因此會在規劃初期便開始諮詢本會和其他環保團體，修改他們的工程規劃，避免損害敏感的物種和生境。這是 Judith 的遺贈！

Judith 亦是一位喜歡到處尋幽探勝的熱衷鳥友，我很高興能夠帶領她和 Lawrence 到雲南（在當地找到國內極之少和罕見的白尾梢紅

雉 (Slater's Monal)、江西、蜀北、青海和新疆觀鳥。離港後 Judith 移居澳洲，在 Macquarie 大學攻讀環境管理碩士，以一級榮譽畢業，更取得副校長獎項。其後她又開始修讀哲學博士，研究物種復育計劃的道德，探討人們關心環境背後的動機和哲理。

很可惜，Judith 因病未能完成學業，從澳洲移居到新西蘭的 Bay of Islands，但是仍舊熱心保育。她和當地一位毛利士著帶著狗追蹤一隻野豬（在新西蘭是有害的動物），並在獵殺後協力將牠帶出森林，因此得到當地社區尊重！今年三月我曾去探訪過她，在離世前最後兩週她觀鳥的興趣絲毫未減，我有幸與她和 Lawrence 一起在極近的距離內見到一群大家都未曾遇過的褐鴨 (Brown Teals)，那是少而又怕人的當地特有種。

在觀鳥和保育之外，Judith 更喜歡開派對。她天賦人緣甚佳，能夠令來自各行各業的人打成一片。在快將離港之前，Judith 和 Lawrence 搞了一個絕妙的化裝（穿上古怪服飾）派對，自己打扮成孔雀主持大局，參加過的人都不會忘記。

以下一事絕對可以令人回憶 Judith 的幽默、熱情和對自然保育的義無反顧：在她過生前僅兩星期，Judith 宣佈如果她要走的話決不會悄悄地離開人世，而是會召集各偉大已故保育人士的鬼魂，一起去騷擾布殊總統和其他污辱環境的國際級大壞蛋，直至他們糾正錯誤為止！因此之故，在這裡說願她「安息」就似乎……一，不大可能；二，太不值得；以及三，不夠好玩了！



專訪《濕地觀鳥》作者

—壞蛋1號

壞 - 壞蛋1號；呂·呂德恒

壞：呂先生，恭喜你又出版一本雀鳥書籍。為甚麼會選擇這個題材呢？

呂：多謝你再一次讓我賣廣告呢！繼前兩年以市區和田野雀鳥為題材後，總該輪到水鳥了，這是香港觀鳥最聞名之處，而濕地雀鳥可算是最壯觀的，而且，去年濕地公園開幕時大受市民歡迎，自然地便想到出版濕地觀鳥的小圖鑑。

壞：這本書和長春社出版的《觀鳥——從後海灣開始》的內容十分相近，你不怕重覆嗎？

呂：這情況和前作《市區觀鳥》和《觀鳥——從城市開始》的關係差不多。我本身亦很喜歡《觀鳥——從後海灣開始》這本書，薄薄的一本初學者圖鑑，很適合學生和初嘗觀賞水鳥的鳥友參考。不過，《觀鳥——從後海灣開始》已經是八年前的出版，而且在市面難以找到，而我這本《濕地觀鳥》有中英文對照，希望較方便讀者購買使用。

壞：為甚麼選擇反嘴鹼作為封面主角？

呂：我原本是屬意用黑臉琵鷺的，出版社的設計師除了黑臉琵鷺之外，還用了反嘴鹼和黑翅長腳鹼母子的照片設計了共三個版本。我問了一些親友，反嘴鹼和黑翅長腳鹼各有捧場客，就是沒有人選黑臉琵鷺，問其原因，大家都覺得黑臉琵鷺出現太多，感到很悶！於是，我便選了整體照片較簡潔的反嘴鹼作封面。再者，近年訪港的反嘴鹼數量大增，變得十分常見，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壞：籌備《濕地觀鳥》有甚麼難忘的事情？

呂：今年的籌備工作都算順利，這和前兩年出版社和我都有一定的經驗和默契有一定關係。不過，濕地尤其是米埔是我最常去拍攝雀鳥的地方，多年來拍了成千上萬的照片，我又沒有好好的整理，揀選照片時頗為吃力，也許遺漏了一些較好的照片也說不定，但我確是提不起興致和心思去仔細反覆搜尋！

壞：你對今次的出版有沒有甚麼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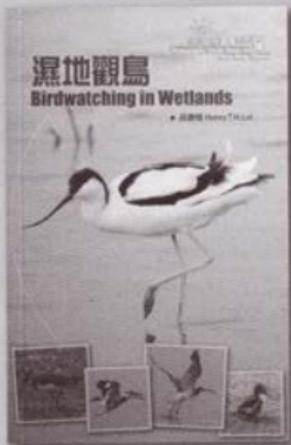
呂：記得早幾年我有份幫手帶領中學生觀鳥比賽的訓練，比賽是以在濕地觀鳥為主，有些學生是初學者，見到他們在野外攜著厚厚的圖鑑，翻查鳥種不大方便。我期望在日後類似的活動，有參加者拿著《濕地觀鳥》，並覺得對他們有幫助，那便很好。此外，我當然亦期望本書受歡迎，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有再版的機會。

壞：你兩本前作都有點錯漏，今次又如何？

呂：哈，這是個有趣問題。這次我更加小心校對稿件，雀鳥辨認方面，我亦邀請了國仔幫我核對了一次，暫時現在還未有找到錯處，如讀者有所發現，記得通知我呀！

壞：多謝你以真實、自然的字語，和讀者分享你的出版故事。

呂：謝謝你的訪問。



鳥類報告

二零零七年二月至五月 — Richard Lewthwaite

【本文所登載記錄仍有待確認，請會員盡量以記錄卡或電子檔案提交所有觀鳥記錄。】

二零零七年二月

在冬季初期所錄得的罕見鳥種中，本月仍有報告的包括：落馬洲的兩隻小白額雁（偶然於米埔錄得）；大埔瀝的一隻牛頭伯勞；梧桐寨的一隻斑姬啄木鳥、黑眉柳鶯和白喉扇尾鶯；及米埔的一隻栗樹鴨、白眼潛鴨、小嘴烏鴉和遠烏里寒鴉。

貫徹整個冬季的形勢，鵲的記錄亦很突出，本月錄得的包括：頗為廣泛分佈的灰背鵲和烏灰鵲；經常於石崗機場路和壟原（間中於其他地方）出現的赤胸鵲和斑鵲；及再次於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出現的兩隻栗腹鵲。

而這幾年來首次在冬季出現的單隻壽帶鳥分別於錦田、坪朗（近梧桐寨）和大埔瀝錄得。

除此之外，本月第一個星期的重點還包括：米埔的一隻鳳頭麥雞、一隻蓬頭和五隻黃腰鵲 (BS, PJL)；及埔瀝的一隻 Goodson's Leaf Warbler（冠紋柳鶯類）和一隻未能識別的鶇鶯 (MT)。第二個星期開始發現黑短腳鵲抵達，並分別於大埔瀝畔角、大埔瀝和梧桐寨錄得多達十五隻 (RB, EMSK)。其他記錄還包括：於坪朗錄得的一隻栗頭鶇鶯 (EMSK)；於西貢錄得的一隻扁嘴海雀；從米埔浮橋看到的單隻灰背鵲和堪察加海鵲 (MLC)；於貝澳錄得的一隻紅胸田雞 (PS)；於米埔錄得的一隻花臉鵲 (KL)；及於后海灣錄得創新高達八千隻的反嘴鵲 (YYT)。而第三和第四個星期的記錄則包括：分別於棚井、錦田和機場路錄得多達六隻的普通朱雀 (MLC, JAA, EMSK)。另冬季罕見的鶯如稻田鶯和小蝗鶯亦分別於米埔和落馬洲錄得一隻 (PJL)。21日於梧桐寨錄得多個單隻白眼鵲鶯的記錄 (KPK)，同日於米埔則錄得本年首隻灰沙燕 *fahkienensis* 亞種。月尾的重點記錄有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日本松雀鷹和黑枕黃鶯 (EMSK)，而後者於三月首數天仍有報告。

二零零七年三月

於后海灣逗留了整個冬季（接近五個月）的兩隻小白額雁直至28日前仍能於米埔和落馬洲看到。其他仍有報告的罕見鳥種包括：大埔瀝的牛頭伯勞（至24日）；梧桐寨的斑姬啄木鳥；及米埔的栗樹鴨、小嘴烏鴉和遠烏里寒鴉（在四月仍然錄得）。本月仍然錄得多種不同的鵲，當中大部分於機場路錄得。

5日於蒲台錄得的一隻高山短翅鶯 (GW) 可能是早前的候鳥，但6日於米埔至落馬洲一帶錄得的五十隻煙腳毛腳燕卻明顯是春季過境的跡象。12日於米埔錄得一隻翻石鵲、一隻小青腳鵲和十隻樹嘴鵲的抵達更清楚顯示沙禽的過境。然而，鵲的過境記錄卻較少，只於后海灣錄得。

14日於蓮麻坑錄得單隻灰臉鶇鶯 (JAA)，次日則於蒲台錄得多隻，同日於蒲台亦錄得兩隻白背針尾雨燕 (GW)。另一方面，20日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棕尾鵲 (EMSK) 顯示鵲的春季過境亦正式開始。

10日至18日期間，從蒲台及船上搜索蒲台四周海域所發現的鳥種包括一隻白額鵲、多達五隻扁嘴海雀、九十四隻伏氏銀鶇和多達十隻中賊鵲。而26日則錄得兩隻白額鵲、兩隻扁嘴海雀、兩隻中賊鵲和三隻長尾賊鵲 (YYT, GT)。

大埔瀝方面，17日錄得一隻相信與二月所發現的同屬一隻的壽帶鳥。另19至23日期間則錄得一隻藍喉太陽鳥 (MRL)。同期，黑短腳鵲的數目達高峰，約有三十隻。

14和22日分別於蓮麻坑至打鼓嶺一帶錄得多達四隻金頭扇尾鶯 (JAA)。而20和24日則於沙螺洞聽到一隻棕褐短翅鶯的叫聲 (KB)。21和22日於長洲錄得一隻林鶇 (MDW)。而25日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在唱歌的栗柳鶇屬不尋常記錄 (EMSK)。



在月尾數天，鵲變得頗為廣泛分佈。27日的記錄包括：於蒲台則錄得的一隻北椋鳥 (GW) (屬不尋常的春季記錄)；分別於蒲台和長洲錄得的單隻灰山椒鳥；於米埔入口旁錄得的十四隻普通燕洩；及五十隻未能分辨的灰色山椒鳥 (可能是灰山椒鳥及/或小灰山椒鳥)。而31日於大埔滘岬角則錄得二百隻栗背短腳鵲 (RB)。

二零零七年四月

不同一般的四月，今年四月因兩個可能是香港首次錄得的鳥種 (於蒲台錄得的大杜鵑和紅胸姬鵲)；及後海灣大量涉禽的過境 (彎嘴濱鵲的數目創新高) 而變得十分有趣。

月初先有一系列新界中的記錄，包括：1日於大埔滘岬角錄得創新高的二百零五隻栗背短腳鵲 (KB)；同日分別於梧桐寨和大埔滘錄得的單隻正唱歌的棕腹杜鵑 (EMSK, RWL)；3日於高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錄得今年夏季首隻的雄性白眉藍姬鵲 (RWL) (有機會是一月初拍得的一隻)；3日於大埔滘錄得的單隻鳩姬鵲、棕尾褐鵲、黃眉姬鵲、海南藍鵲、北灰鵲和壽帶鳥 (KPK)；及次日同於大埔滘錄得的三十隻黑短腳鵲 (MDW)。本月仍有少量鵲的記錄，當中主要於梧桐寨錄得，包括8日錄得的一隻烏灰鵲和兩隻白腹鵲 (EMSK)。13至14日到大帽山一行錄得兩隻山鵲、一隻藍磯鵲、一隻大草鵲、兩隻正唱歌的高山短翅鶯和四隻正唱歌的強腳柳鶯。另14日於大埔滘岬角錄得一隻黑頭綠鶯 (MLC)。

然而最有趣的依然是米埔和蒲台。先有多達二十二隻普通燕洩於米埔入口旁魚塘逗留了整個上半月。而3日則錄得不少小白腰雨燕和燕，包括多達五十隻灰沙燕 *fohkiensis* 亞種 (PJL)。另7日錄得一隻紅胸鵲於一個放乾了的塘短暫停留 (EMSK)。期間於保護區或從浮橋錄得的涉禽鳥種包括：創新高的黑尾隱鵲 (由4日錄得多達九十四隻增至9日的

一百一十四隻)；及不少的小青腳鵲 (最多是9日錄得的四十六隻)。相反期間彎嘴濱鵲的數目明顯比平常少，直至本月稍後卻創出新高。6日錄得一隻奇特的棕色型環頸鵲 (PRK)。勺嘴鵲的記錄先有10日錄得的一隻，後有13日錄得的至少五隻。13日的記錄還有七隻半蹼鵲。留港越冬的栗樹鵲、遠鳥里寒鴉和小嘴烏鴉一直留至第二個星期。9日錄得本年首隻黃嘴白鷺，而14日則錄得一隻相當遲來的麴鼻麻鴨 (PRK) (該鳥一直逗留至25日)。接著早一日於錦田錄得的記錄，15日於米埔同樣錄得一隻燕雀。而後海灣其他地方的記錄則包括：3至10日期間分別於落馬洲、壆原和米埔附近錄得的單隻栗耳鵲；5和9日於壆原錄得的一隻紅胸田雞；8日於落馬洲錄得的十五隻灰山椒鳥；及同日於馬草壆錄得的二十八隻灰臉鷹鷹和一隻北椋鳥。

近年被證明為罕見鳥種吸引地的蒲台，在四日內便留住了兩種可能是香港首次錄得的鳥種，分別是4日拍得的一隻大杜鵑 (GW) 和7日拍得的一隻紅胸姬鵲 (P&MW) (後者在11日亦有記錄)。該鳥在3至11日期間亦吸引了多種的鵲，包括多達三隻黃眉姬鵲、三隻棕尾褐鵲和十二隻白腹藍姬鵲。而在上半月的其他鳥種的報告則包括：一隻白頸鵲、多達二十七隻灰臉鷹鷹、五隻赤腹鷹、兩隻大頭頭燕鵲、四隻白腰燕鵲、三隻長尾賊鵲、一隻疑似小杜鵑、單隻Northern Boobooks鷹鵲 (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見)、一隻很早到的三寶鳥 (在3日錄得)、一隻小灰山椒鳥、二十一隻灰山椒鳥、一隻北鵲、一隻藍藍歌鵲、一隻頗遲的虎斑地鵲 (在15日錄得)、一隻斑鵲、一隻暗綠柳鶯、單隻灰椋鳥 (在3和10日均錄得)、和多達兩隻硫黃鵲 (GW, YYT, GJC, P&MW, etc)。

另一方面，其他鵲鳥的記錄當中亦不乏有趣的。當中於東平洲錄得的包括：5日錄得的一隻短嘴金絲燕 (JAA)、6日錄得的三十隻灰山椒鳥和三隻小灰山椒鳥 (CM)；7日錄得的一隻灰胸秧雞、五隻小灰山



椒鳥、七隻紅尾歌鳩、一隻黑枕王鶇、四隻白腹藍姬鶇和兩隻黃眉姬鶇 (JAA)。而5至9日期間於南丫島亦錄得灰山椒鳥過境，第一日錄得的最高數目更達三十一隻 (GS)。至於9日於長洲則錄得今年首個四聲杜鵑記錄 (MDW)。

上半月於其他地方錄得的記錄還包括：5日於鴨洲錄得的一隻灰山椒鳥 (DS)；7至8日於清水灣錄得的四隻栗喉蜂虎 (AH)；10日於梅窩錄得一隻頗遜的烏鶇 (PA)；及14日於大嶼山水口錄得一系列沙禽，包括一隻灰頭麥雞、一隻翻石鶇和一隻灰尾鶇 (PS)。

雖然下半月的米埔是相對的靜，但令人喜出望外的仍有16日錄得的一隻烏鶇 (JAA)。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的是17日錄得創新高的一萬零九百八十二隻彎嘴濱鶇 (YYT)，這不但比舊有的最高記錄多五千隻，與月初異常低的數量更形成強烈的對比。期間的其他重點記錄還包括：17至29日錄得的四隻勺嘴鶇；17和23日錄得的單隻鶇鶇；16至26日錄得多達十六隻的栗喉蜂虎 (BS, KL, MH)；23日錄得共七十五隻的黑臉琵鷺（對於這個時候是很不錯的數目）；及30日錄得的二十四隻白額燕鶇。而後海灣的其他記錄則包括：20日於豐樂園錄得的二十隻長趾濱鶇和兩隻青脚濱鶇；及26和27日分別於打鼓嶺和錦田錄得兩隻和一隻今年不多的黑冠鶇車。

接著早前的記錄，於蒲台繼續錄得罕見的杜鵑，包括16日的一隻棕腹杜鵑和19日的一隻烏鶇。而作為春季過境鳥在下半月於蒲台過境的指標，19至25日期間錄得的記錄包括：一隻黑冠鶇、三隻赤腹鷹、一隻日本松雀鷹、兩隻灰臉鷹、兩隻Northern Boobooks鷹、一隻短尾賊鶇、五隻中賊鶇、兩隻大鳳頭燕鶇、二十一隻白腰燕鶇、一隻白眉鶇、一隻灰紋鶇、一隻棕尾褐鶇、兩隻白腹藍姬鶇、一隻北棕鳥、兩隻白眉鶇和兩隻黑枕黃鶇 (GW, KJ et al)。26日亦錄得棕尾褐鶇，比舊有最遲的春季記錄還要

遲十天。另30日於錄得四隻短尾鵲飛過 (GW)。

於其他離島錄得的記錄當中，最罕見的非21日於東平洲錄得的一隻聖誕島軍艦鳥成鳥莫屬 (MDW)。南丫島的記錄則包括：24至27日錄得多達四隻的灰山椒鳥；及分別於28日和30日錄得一群分別為數五十八和一百二十六隻的赤腹鷹 (GS)。至於30日於東南海域一遊所錄得的記錄則有一隻短尾鵲和兩隻白額鶇 (YYT)。

下半月新界的重點記錄包括：18日於大埔瀝錄得的一隻在唱歌的棕腹杜鵑、一隻在唱歌的橙頭地鶇和一隻綠翅短腳鶇 (MDW, KPK)；22日於大埔瀝錄得的一隻松鴉（現在於香港很難錄得）；18日於林村錄得的兩隻赤腹鷹；18日於沙螺洞錄得一隻在唱歌的暗綠柳鶇 (MDW)；23和26日分別於沙螺洞和石崗引水道錄得在唱歌的棕腹杜鵑 (RWL)；22日於蠔涌錄得的七隻三寶鳥 (MT)；及28日於鳳園錄得的一隻黑冠鶇車和赤腹鷹。最後還有25至26日於梅窩錄得的五隻三寶鳥和三隻暗灰鶇 (PS)。

重點繁殖報告則只有20日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棕頭鈎嘴鶇幼鳥和三隻栗耳鶇幼鳥 (EMSK)。

二零零七年五月

如四月一樣，蒲台和米埔的記錄是最好的。若果其識別得到承認，一隻冠海雀和一隻褐燕鶇均會是香港首次錄得的鳥種。

除了19日錄得的一隻遲到的綠光棕鳥；及分別於9、13和22日錄得多達十八隻和三隻的栗喉蜂虎（比舊有最遲的春季記錄還要遲二天）(JAA)外，米埔的其他重點記錄均是沙禽記錄，包括：1至18日期間數天錄得的單隻勺嘴鶇、多達兩隻小濱鶇和多達三隻小青腳鶇；15日錄得一隻頗遜的灰頭麥雞 (BS)；19日錄得一隻亦頗遜的黑腹濱鶇 (JAA)；22日錄得的一隻普通燕鶇 (YYT, BS, JAA)。1至9日統

鳥類報告



計錄得的一百二十隻半環鶯、一百四十四隻紅腹濱鶯和二千二百隻紅頭濱鶯 (YYT) 均是該月的最高記錄。10日針對鴨進行的統計則錄得一隻栗樹鴨、四隻赤頸鴨、兩隻綠翅鴨和一隻琵嘴鴨 (BS)。另20日於二十號塘亦錄得兩隻遲到的鳳頭潛鴨 (BS, KL)。

於后海灣錄得的其他記錄包括：10日於落馬洲錄得的一隻小田雞 (PJL)；14日於近蓮麻坑邊境禁區錄得的一隻栗葦鶯、四隻紅翅鳳頭鶯和最令人驚奇的兩隻大草鶯（竟在春尾夏初時於低海拔錄得）(JAA)。22至23日這段大雨日子的記錄包括：於米埔錄得的八隻黃斑葦鶯；於打鼓嶺錄得的一隻栗葦鶯；及於錦田錄得的一隻紫背葦鶯 (JAA)。

蒲台方面則吸引了六種比鳥書所講過的過境遷徙鳥，包括1日錄得的一隻晏柳鶯（比舊有的春季記錄還要遲十六天）和一隻黃眉鶯（比舊有記錄遲五天）；17日錄得的一隻厚嘴葦鶯（首次於春季錄得）；21日錄得的一隻小灰山椒鳥（比舊有記錄遲十八天）；22日錄得的一隻矛紋斑鶯（罕見於春季，比舊有記錄遲四天）；及29日錄得的一隻灰頭鶯（比舊有記錄遲十天）(GW)。14日則拍得一隻期待已久的疑似褐燕鶯 (GW)。其他特別記錄還包括：1日錄得的八隻栗喉蜂虎；5日錄得的一隻 Northern Boobooks 鷹鴉；6日錄得的一隻北棕鳥和一隻綠光棕鳥；13至14日錄得的多達十五隻短尾鶯、一隻白胸苦惡鳥、一隻灰頭麥雞和一隻灰棕鳥 (GW)。21至22間，接著一陣由低氣壓引起的大雨錄得的一系列細形鶯包括：一隻栗葦鶯、兩隻紫背葦鶯、兩隻黑鶯和十七隻黃斑葦鶯 (GW)。

5日於東南海域一遊帶來大量驚喜。先有一隻狀態不佳的陌生細形海燕，其身份至今仍未確定，但相信很大機會是於香港首次錄得的冠海燕。下午時間於海中間則有至少四隻甚至更多的普通夜鷹飛過。雖然眼見四周亦有島嶼，但這些島嶼似乎並非牠們的目的地。牠們維持於海中間位置，並向不同的

方向快速飛行，一時於近水面處直線飛行，一時又於略高處作弧形飛行。這是首個於本港離岸錄得的普通夜鷹記錄，而且亦是春季過境的最遲記錄。其他記錄還包括：單隻短尾鶯和白頸鶯、兩隻短尾燕鶯、一隻褐翅燕鶯、十五隻普通燕鶯、十隻白腰燕鶯、兩隻鸚嘴燕鶯、二十八隻蟹浮鶯、七百五十隻白翅浮鶯 (J&JH, CC, GT, MT, P&MW, YYT, et al)。

即使於月初，過境的赤腹鷹亦不多。最高記錄亦只有1日於南丫島錄得的五隻 (GS)。而南丫島的記錄還包括：8日錄得的兩隻火斑鳩；及9日錄得的一隻 Northern Boobooks 鷹鴉 (JAA)。長洲的記錄則有：13日錄得的十二隻極北柳鶯；及潮濕的22日於附近海域錄得的兩隻褐翅燕鶯、兩隻粉紅燕鶯、二十隻黑枕燕鶯和十一隻白翅浮鶯 (MDW)。

其他地方錄得的過境遷徙鳥或夏季訪客包括：6日於柯士甸山錄得的一隻橙頭地鸚和一隻赤胸鶯 (HL, WT)（後者比舊有記錄遲十九天）；同日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白眉地鸚和一隻壽帶鳥 (PS)；12日於大埔滘錄得一隻在唱歌的棕腹杜鵑 (RWL)；15日於城門錄得的一隻疑為橙胸綠鶯 (CHF)；20日分別於貝澳和大尾篤錄得的一隻灰頭麥雞 (PS) 和三隻綠光棕鳥 (RWL)。

錄得成功繁殖的有金頭縫葉鶯（2日於大埔滘錄得一隻由成鳥照顧，剛長出羽毛的幼鳥，其相片見觀鳥會網頁）、斑頭鸚鶯（5日於錦田錄得三隻剛長出羽毛的幼鳥，其相片見觀鳥會網頁）、金腰燕（23日於新田錄得四隻幼鳥，JAA）、和果翅長腳鶯（五月尾於米埔錄得創新高的三十一對，當中某些已育有幼鳥，BS）。此外，11和12日於綠涌錄得一隻橙頭地鸚幼鳥 (KKC)。另22日於錦田錄得一隻帶著食物的灰棕鳥 (JAA)。但如觀鳥會網頁所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本港鷺巢的數目於今年嚴重下跌。



日期 / 時間	活動 / 集合時間及地點	目標鳥種
11月3日 (星期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鸛俱樂部領隊) 08:00 天水圍天澤廣場 (輕鐵天逸站落車前往)	
11月4日 (星期日) 08:00 - 12:30	大埔瀆 08:00 大埔瀆公園仔停車場集合, 12:30 解散	牛頭白鶯
11月11日 (星期日) 08:00 - 17:00	荔枝窩 08:00 大埔墟火車站大堂集合, 17:00 抵達鹿頸解散 (探索偏遠並且少到的地方)	
11月21日 (星期三) 19:00 - 20:30	每月聚會《項目管理》 地點: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1101室 講者: 林超英先生 (會員 \$10, 非會員 \$30)	
11月25日 (星期日) 08:00 - 12:30	沙螺灣 08:00 大埔墟火車站大堂集合, 12:30 萬圃解散	金頭黑尾鸛
12月1日 (星期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鸛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恒香餅店	
12月9日 (星期日) 08:00 - 17:00	西貢大浪灣 08:00 西貢小巴總站集合, 17:00 北潭坳解散	
12月23日 (星期日) 08:00 - 12:30	南生圍 08:00 元朗西鐵站集合, 12:30 解散	水禽
12月31日 (星期日) 08:00 - 12:30	大埔瀆 08:00 大埔瀆公園仔停車場集合, 12:30 解散	林鳥

注意 活動/講座如有任何更改或有關詳情, 將於本會網頁內 (<http://www.hkbws.org.hk>) 公佈, 敬請留意。



觀鳥及鳥類攝影守則

香港觀鳥會的宗旨, 是研究、欣賞和保育本地的鳥類, 並且促進鳥友間的交流, 分享觀鳥方面的經驗和資訊。近來在香港觀鳥和拍攝鳥類照片的人愈來愈多, 而鳥類對於擾亂又比較敏感, 進行相關活動時需要留意, 以免影響雀鳥的正常生活。為了讓大家認識到應有的操守, 本會執行委員會特地制定了以下守則, 作為良好行為的模範, 供各會員和廣大市民參考和遵守。

1. 以鳥為先

無論是觀鳥或拍攝鳥類照片, 都要以儘量不影響鳥類的正常活動為原則, 避免造成干擾。

- 如果發現雀鳥顯得不安, 有規避或其他異常反應, 便要馬上停止
- 如果在場拍攝和觀看的人太多, 尤其要特別留意
- 不要企圖影響雀鳥的行為, 如驚嚇、驅趕或使用誘餌
- 少用閃光燈
- 不要破壞自然環境

2. 保護敏感地點

雀鳥的營巢地點, 有海鳥繁殖的小島, 稀有鳥種棲息的地點等都特別容易受到干擾, 要加倍留意。

- 保持適當距離, 避免令雀鳥受到脅逼
- 不要登上有海鳥繁殖的小島
- 不要干擾鳥巢或周圍的植被, 以免親鳥棄巢或招來天敵襲擊
- 小心和別人分享敏感地點的位置, 不要隨便公開, 並向不認識守則的人清楚解釋, 以免帶來干擾
- 留意自己的行為, 以防招惹好奇的人來干擾

3. 舉報干擾

如果發現有人干擾或傷害雀鳥, 在安全情況下宜向他們解釋和勸止。如果不能阻止, 請拍照記錄, 並儘快向漁農自然護理署舉報, 同時將事件在本會網上論壇報告。

4. 尊重他人

- 避免干擾其他在場觀鳥和拍攝的人, 讓大家都可以享受其中的樂趣
- 小心不要破壞當地的設施和農作物

杜鵑 II

今期再為大家刊出一些在香港出現的杜鵑相片，鳥友楊加強更為我們介紹他拍攝噪鵑幼鳥與牠代母的經過。



拍攝記趣 — 楊加強

某日途經豪涌，發現引水道對岸的樹叢有點異動，原來有一隻噪鵑幼鳥正在張牙舞爪。忽然飛來一隻黑領棕鳥，那時噪鵑幼鳥的動作更為激烈，起初以為牠們在打架，但當我見到黑領棕鳥餵食給噪鵑幼鳥時，我就如夢初醒……原來黑領棕鳥受騙做了奶媽！



鳥種：中杜鵑 / 成鳥
攝影：黃禮沛 / 江敏兒
地點：安海村

Species: Oriental Cuckoo / Adult
Photographers: Peter Wong & Michelle Kong
Location: On Po Tsuen

Date: 5/9/2004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400mm f5.6 lens, with flash



鳥種：小杜鵑 / 幼鳥
攝影：黃禮沛 / 江敏兒
地點：薄田

Species: Asian Lesser Cuckoo / Juvenile
Photographers: Peter Wong & Michelle Kong
Location: Po Toi

Date: 17/9/2006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400mm f4 lens



鳥種：噪鵲 / 雄鳥 Species: Koel / Male
攝影：楊加強 Photographer: Swing
地點：牛頭角 Location: Ngau Tau Kok
Date: 1/5/2007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100 400mm f4.5-5.6 lens, 1/200s, f/7.1, ISO200



鳥種：噪鵲 / 幼鳥(左) Species: Koel / Juvenile (left)
攝影：楊加強 Photographer: Swing
地點：蠔涌 Location: Ho Chung
Date: 6/7/2007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100-400mm f4.5-5.6, f7.1, 1/100s, ISO800



鳥種：噪鵲 / 幼鳥(右) Species: Koel / Juvenile (right)
攝影：楊加強 Photographer: Swing
地點：蠔涌 Location: Ho Chung
Date: 6/7/2007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100-400mm f4.5-5.6, f7.1, 1/100s, ISO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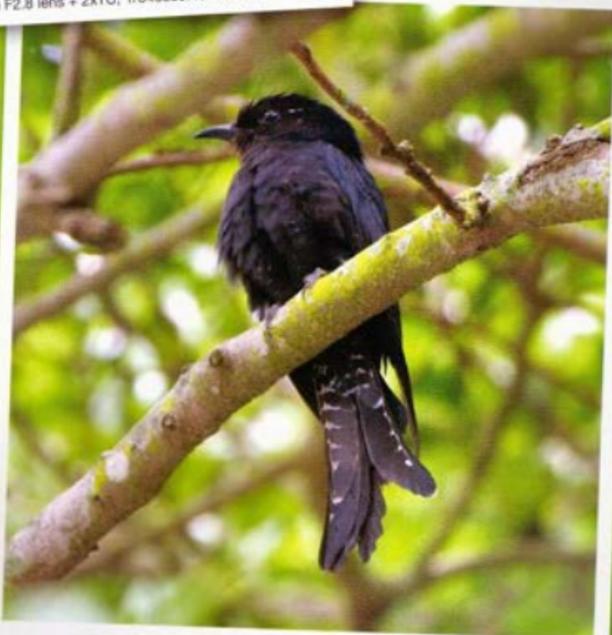


鳥種：嗶嘰 / 雌鳥
攝影：Andrew Hardacre
地點：米埔

Species: Koel / female
Photographer: Andrew Hardacre
Location: Mai Po

Date: 4/5/2007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 2xTC, 1/640sec. ISO 800 at f8



鳥種：烏鵲 / 成鳥
攝影：關朗熾
地點：蒲台

Species: Drongo Cuckoo / Adult
Photographer: Matthew Kwan
Location: Po Toi

Date: 14/4/2007

Equipment detail: DSLR Camera, 400mm f5.6 lens, 1/640s, ISO 400



鳥種：棕腹杜鵑 / 成鳥

攝影：Martin Hale

地點：大埔潭

Species: Hodgson's Hawk Cuckoo / Adult

Photographer: Martin Hale

Location: Tai Po Kau

Date: 17/5/2001

Equipment detail:

SLR Camera, 600mm 14 lens + 2x converter, f/8, ISO 100 slide
(pushed one stop), crop



鳥種：棕腹杜鵑 / 成鳥

攝影：Martin Hale

地點：大埔潭

Species: Hodgson's Hawk Cuckoo / Adult

Photographer: Martin Hale

Location: Tai Po Kau

Date: 17/5/2001

Equipment detail:

SLR Camera, 600mm 14 lens + 2x converter, f/8, ISO 100 slide
(pushed one stop), crop